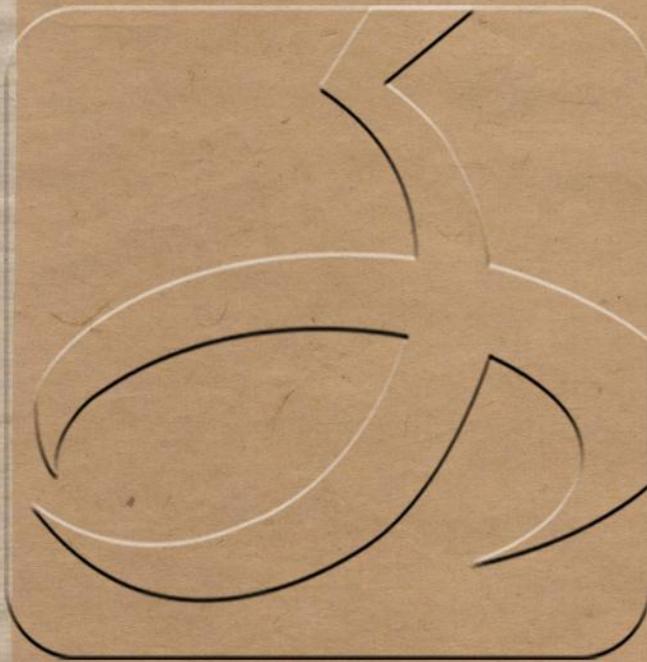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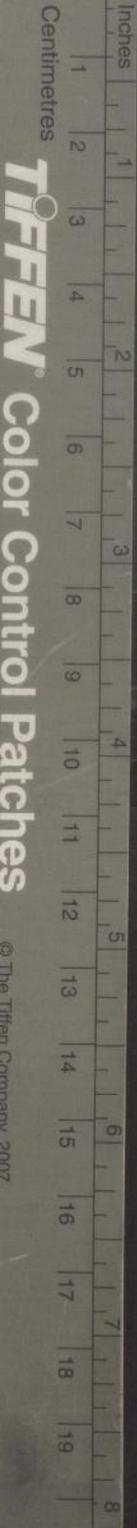


留溪外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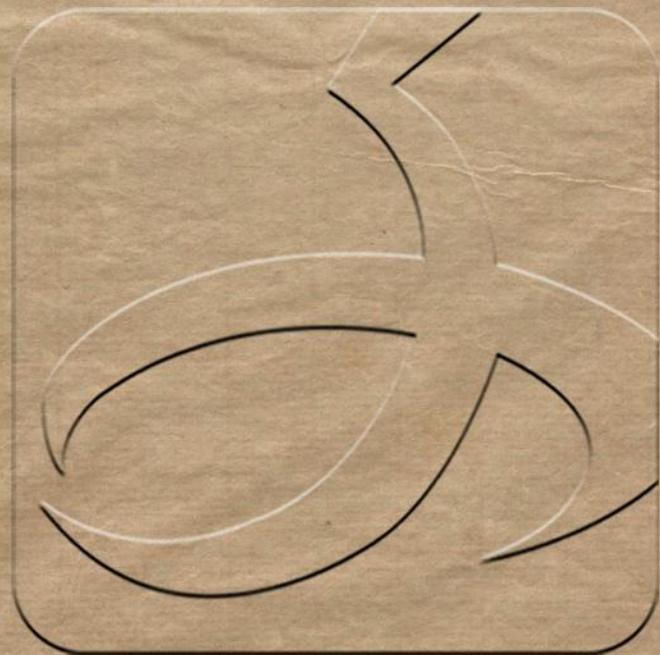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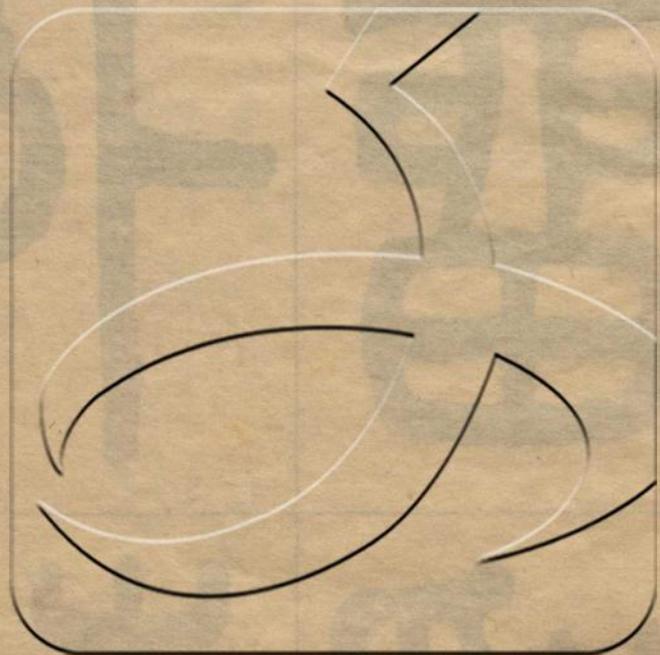


97.451
5339
2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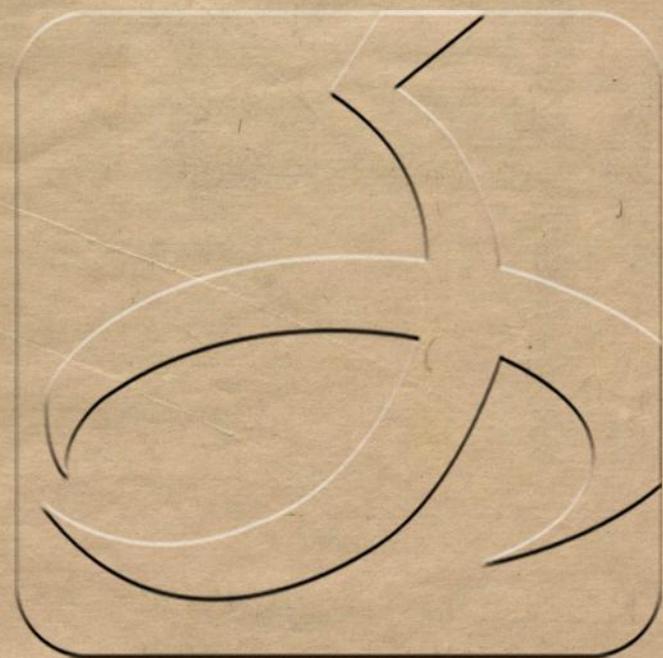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iffen Company 2007



雷 外
雷 雷
雷 雷
雷 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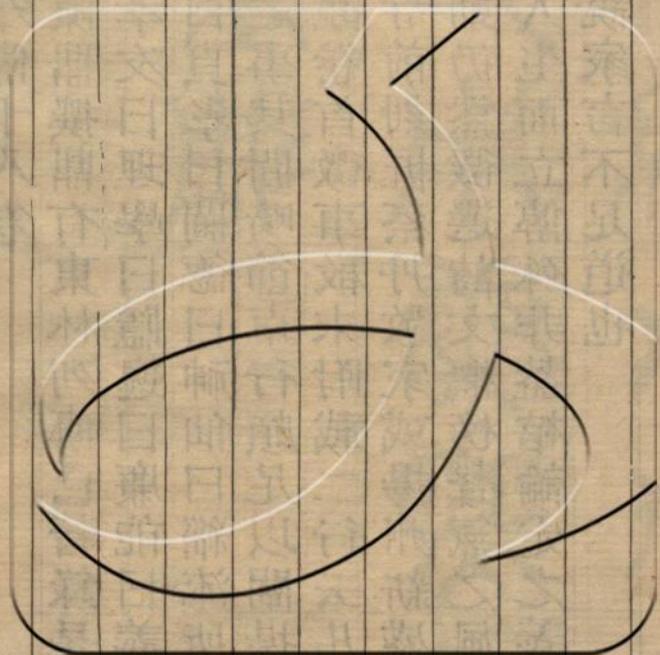


卷	氏	卷
緒	用	緒
戊	藥	戊
成	與	成
奎	初	奎
謹	初	謹
盛	本	盛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六十三

留溪外傳十八卷

國朝陳鼎撰鼎有東林列傳已著錄是書凡分十三部曰忠義
 曰孝友曰理學曰隱逸曰廉能曰義俠曰游藝曰苦節曰節
 烈曰貞孝曰閩德曰神仙曰緇流所紀皆明末
 國初之事其間畸節卓行頗足以闡揚幽隱然其事蹟由於徵
 送觀卷首徵事啟未附載二行云凡有事實可寄至江寧承
 恩寺前刻匠蔡丹敬家或揚州新盛街岱寶樓書坊轉付云
 云則仍然徵選詩文標榜聲氣之風未可據為實錄如張潮
 諸人生而立傳殊非蓋棺論定之義其間怪異諸事尤近於
 小說家言不足道也



留溪外傳序

居史官之位以傳記褒貶天下之人者國史也其道尊故其為書
 可以善善而惡惡而天下以懲以勸處衡泌之間以傳記表章天
 下之人者私史也其位卑故其為書止可以善善而不復及于惡
 惡而天下亦以感以興大抵國史所必及者私史不必復詳國史
 所不及者私史不容或略而總不外乎是非之公使讀之者咸有
 以想見其為人而欣欣鼓舞于為善之樂此亦吾人著書之微
 權也江陰陳君定九足跡徧天下交游亦徧天下就其聞見所及
 作外傳如干卷皆忠臣孝子節婦畸人為世所未及知或知而不
 得其詳者悉搜討而備載之其為人明季與
 國朝各居其半間嘗取而讀之則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之事為多
 余因思天地生人原以維持斯世顧乃不使之安常處順為所欲
 為而必欲試之于艱難困苦之途以觀其百折不回之槩疑天之
 於斯人為甚刻殊不知消息盈虛乃屈信自然之理國不能有治

而無亂家不能有盛而無衰猶之天不能有春夏而無秋冬地不
能有平原而無山海也故上世未必無小人而末世未必無君子
第人之所值有幸不幸耳當其幸也都俞於朝飽煖於野雖有高
行奇才亦無由以自見及其不幸則或爲忠臣孝子或爲節婦畸
人所謂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也天亦何嘗庸心於其間哉
子輿氏有言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則是編所載雖皆不得志於
時者之所爲而實卽賡歌颺拜時雍於變之風所不得而岐視焉
者獨是定九以著作才不獲與國史諸公同操筆削之任而猥於
遨遊逆旅握管雌黃以寄其表章善善之微權俾若而人者咸伸
其忠孝節義於私史之中則在定九並不可謂之幸而在諸君子
則幸有定九其人直可云千秋知己也矣康熙戊寅孟夏朔旦新
安張潮撰

余嘗慨古今忠孝節烈之事正史不載者頗多蓋正史自有體裁
非關國家興廢者不錄無怪也獨是懷芳抱潔之流其所樹立亦

皆出於天性如田夫牧豎亦能爲國死難鄙倡賤妾亦知爲夫守
節此其精神所畱何嘗不與名公卿大夫共爭光於日月哉而聽
其泯沒無聞此誰之責也是以正史之外有稗官野紀以補其闕
而又懼傳聞失真好事者多以意爲增飾則入於虞初諾皋之流
讀者不復深信其事猶之泯沒已耳澄江陳子定九少而從軍遊
跡幾徧四海其於天文地理兵農術數之學靡不貫通蓋古所稱
有用才也顧獨究心於搜訪遺佚表章志節之士所著畱溪外傳
一書皆述近代來忠孝節烈之實實可傳者噫陳子之志猶余志
也夫陳子一身耳其聞見所及已有數百餘人陳子隨而筆之文
極簡貴不務增飾而其人傳其事傳設更有如陳子者數人又能
搜陳子之所未及聞見爭爲筆之不幾於正史之外別成一史哉
惜乎世之爲陳子者少也余因高子函三平子雙河獲交陳子於
京邸見其恂恂退讓不欲以文章自名然京邸諸王公爭延致之
且樂助成其編輯之事嗟乎潛德淪佚其精英在天地間賴陳子

之筆以傳庸詎知非數百人實式憑之俾假館通都以卒其業哉
不然何其文之高簡核實迥異於虞初諾皋也他日上諸史局藏
副名山其所表章必有不朽者雖與執簡諸君子分道揚鑣可也
同郡弟顧彩謹序

徵近代忠孝節義貞烈豪俠隱逸高人事實作傳發刻啟

竊惟綱常名教維持端在斯人忠孝節廉表章要有同好所恨者
事更朝代世迥異而人湮亦或有天限方隅地殷遙而事隱蓋自
傳聞或略紀編或略賢豪與草木以同休以致姓氏不傳閭里不
傳精英等煙雲而速化嗚呼智愚同盡邪正莫稽非有撫實之書
則潛德之幽光不著一世人必廢自奮興藉惜蒐羅之力則閭修
之獨行將遺千古信史何由采擇鼎才慙五傳學乏三長念二十
年來潦倒風塵詎有形管之責乃千百世下盱衡往古寧無腐史
之心伏見北海逋臣東林樵子或種花彭澤植五柳以明高或抗
節燕臺蹈干死而不悔心傷破國誓欲捐軀又有感切蓼莪情深
岵岵愚孝死孝俱為孝思之所鍾論親順親罔非親心之最樂爰
徵事實用勸閭閻以至方外高人寰中俠客或孤懷獨往或抱膝
長吟或吹劔雲中或釣鼈海上既立名砥義各擅一奇則彰往傳
來亦堪千古然此瓌德琦行必有師友學問之助夫是以分途任

道以希聖賢獨至婦人女子本無詩書禮樂之陶亦何以銳意成
仁以擔名教嗟乎天路茫茫唯存浩氣泉臺寂寂上有精靈奈何
血性猶存竟令表章不至雖人之為善非為名然而予每有心必
勤搜取伏願慈孫孝子哲士仁人或目擊或耳聞悉其事明以告
予或前朝或近日筆之書將以問世此雖迂闊亦有苦衷聊為衍
數萬言以發潛光不過云爾如謂覓千斛米始作佳傳則曰未然
江陰陳鼎定九撰

凡有實事可寄至江寧承恩寺前轎夫營刻字店蔡丹敬家或
揚州新盛街岱寶樓書坊轉付可也

畱溪草堂著書總目

江陰陳鼎定九

畱溪附傳

畱溪外傳

畱溪十五國人物傳

明初至

本朝止

畱溪別傳

畱溪東林傳

畱溪明季殉難諸臣姓名錄

畱溪三吳人物志

畱溪託傳

畱溪臥游

畱溪十三經注商

畱溪二十一史

畱溪山川志

雷溪異物志

雷溪九邊志

雷溪衛道書

雷溪西陲志

雷溪海島志

雷溪洞天志

雷溪古錢譜

雷溪竹譜

雷溪蛇譜

雷溪荔譜

雷溪百花志

雷溪百草志

雷溪村居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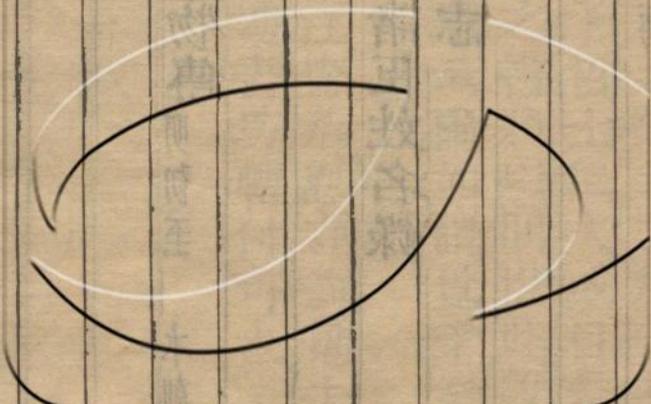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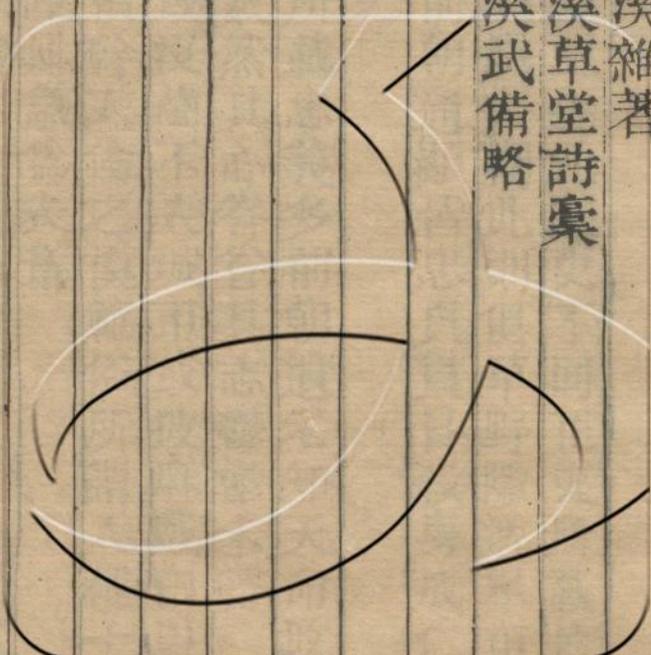
雷溪異域志

雷溪百鳥譜

雷溪雜著

雷溪草堂詩藁

雷溪武備略



留溪外傳

凡例

一是傳稗史也比正史不同正史所載皆縉紳先生德業事功及關國家興廢大綱此則俱草野隱逸韋布之士而能立名節者間有一二前朝通顯皆忠貞貫日殺身成仁他書不載誠恐湮沒故陳鼎及之

一是傳所載忠義多前朝遺老知天命攸在不敢妄思一奮與彼蒼爭氣數然其心眷眷其志鬱鬱未嘗一日忘情故國或終身窮餓山林或沒齒不入城市或披麻戴白以至蓋棺皆國家之楨幹人倫之模範俗所謂人種子也足以標榜一時啟發後世故陳鼎急為表章

一是傳所載孝子順孫皆實實可法可師典型一世之人非汎汎口頭說孝說友而盜虛聲一時者且多閭巷草萊不能一時上沐旌榮故陳鼎急為表章

一是傳所載理學諸君子皆

國朝素著聞望學宗洛閩理歸程朱若陽儒陰釋叛道背經徒資文字不識性天者此儒之賊也陳鼎概不敢載

一是傳所載隱逸游藝一流考其生平學問材品亦足以取榮

盛世乃甘心放棄樂效唐虞巢許或捐鄉土或棄妻孥浪跡江湖

棲心巖石死而不悔者其氣節皎然皆足以垂法後世而懲創貪

名徇利之徒故陳鼎亟為表章

一是傳所載廉潔一部中有

本朝縉紳因其位卑秩下功業未著安能遽達

廟堂登諸簡策世久時遠勢必湮沒亦學者之憂也故陳鼎亟為

表章以勸當路

一是傳所載節孝貞烈四部之婦女或紅顏失偶皓髮完貞或決

志殉夫甘心一死或義不玷汗拌餐劔刃或孝事姑嫜操刀割肉

或白首空閨守貞不字質之道路口碑加以閭閻公論眾喙一辭

別無殊議者陳鼎方肯入載

一是傳所載黃冠緇衣或抗節

清時以明其高或亡國舊臣遁入空玄以明其義

今上以忠義教天下不因此輩流為方外而棄舍不取故陳鼎亟

為表章

一是傳得之傳聞者居多然必眾口一辭然後敢為立傳如一二

人言恐不足憑概置勿載但其閒年月多不得確故皆闕之亦不

能敘其先后惟分十四部以類聚而已俟有來者亦可續入讀者

幸諒之

一是傳史家言也非道學家言也取記載以示勸懲而已非若道

學家獨言性理一遵中庸也故二十一史奇奇怪怪無所不載每

見今世假道學閱是書所載割股孝子往往斥為邪妄殊不知斷

臂烈婦歐公尚載諸史割股孝子獨不可載之外傳乎請觀二十

一史便知此書不妄也

一史便知此書不妄也

一史便知此書不妄也

一史便知此書不妄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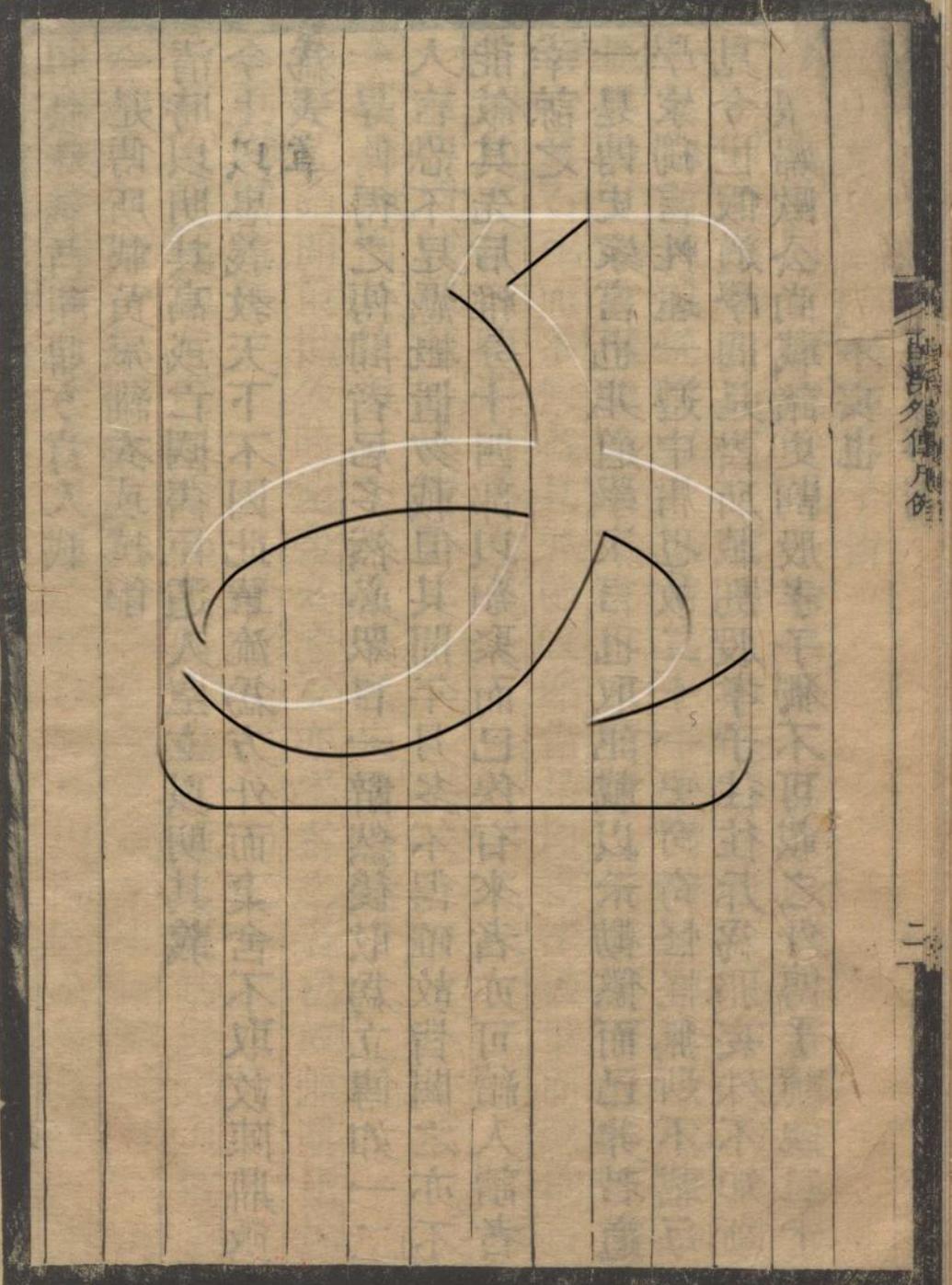
一史便知此書不妄也

一史便知此書不妄也

一史便知此書不妄也

一史便知此書不妄也

一史便知此書不妄也



留溪外傳卷一

忠義部上

莫九萬傳

江陰陳鼎定九



莫九萬蘭陵人幼失怙恃流落異鄉既壯方歸籍性豪爽不羈議
 論高古與人言古今治亂國家事必掀髯抵掌踴躍自奮如驚鶴
 摩空不可籠繫素以直道事人不受人憐癸丑來遊京師明年滇
 逆變西涼鎮將王輔臣繼叛圖丞相海奉
 命出師九萬仗劍以從抵陝又奉先撫後剿密
 旨恐倉卒剿殺有傷生靈蓋
 天子愛民至意也丞相海策平涼為三秦上游慶陽為糧道後衝
 必須先撫而難其使四顧幕下無有敢言往者楚人周某首請往
 撫平涼言辭激烈九萬感動即請往撫慶陽二人期日同發周入
 平涼以大義痛說輔臣數四輔臣悔悟歸
 國九萬入慶陽遭賊帥周仰民李占春皆殘忍夫也百說不入反

劫之降九萬仰天大呼曰吾堂堂

天朝臣子奉命來撫欲救若等水火寧肯降賊以蹈赤族之禍乎賊曰汝看今日域中誰為王誰為賊汝不降我汝即為賊降則富貴立致九萬曰吾頭可斷吾身不可辱毋以降之一字汗吾耳也賊即以刃加其頸曰不降即斷汝頭九萬瞋目叱曰賊狗骨頭吾生為

大清臣死作

大清鬼豈降汝逆賊者乎賊即擲刃冷笑曰汝既死而為鬼矣有何清濁之分耶命賊眾攢斫曰叫他做箇不清不濁鬼去九萬體無寸完大罵不絕而死既死猶南面僵立逾時不仆

外史氏曰曩予入都來過慶陽賈人李豐于旅舍問予何處人予曰蘭陵郡曰則與忠臣莫九萬同鄉矣余久客于外竟不知鄉中有莫九萬其人者因詢之豐備述顛末且曰曩豐為賊逼金助餉與莫君同羈一館者七夕其死之日風雷大作天地昏黑忠烈之

感如此嗚呼觀之周莫二君一成一敗一榮一沒則士之遇與不遇蓋有命也夫豈人力所能強哉

稽永仁傳

稽永仁字匡侯號畱山無錫人吳郡庠生也幼端方言行不苟事父母盡孝弱冠以文名縉紳先生多雅重之常閉戶讀書畱心經濟凡刑名錢穀及兵家之學靡不究心探討其極范承謨總制入閩廉知其賢以禮致之幕下畱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范公大說恨相見晚一切政事俱倚藉之耿精忠懷貳志畱山力請為備而范公以兵力單弱恐為所制惟稍稍密為布置未敢大舉動也既而精忠叛執范公凡幕客及從者俱下獄又傳偽命勒令割辮蓄髮更服色且授偽秩畱山張目對使者曰吾從范公來生死以之矣范公死則吾義不獨生辮不可割髮不可蓄服色不可更而官斷不可強惟願即殺以成吾志遂投偽檄于地偽使者大怒令從人鞭之流血不服乃命獄卒加拘繫上匣牀百苦備嘗終不服丙

辰秋九月

王師抵劍津逆勢蹙上下相猜屢興大獄死者甚眾畱山知不免乃同范公介弟名承譜者整衣冠北面叩首九復遙拜父母畢解袍贈獄卒又出白鏹授之曰代爲買棺言已三號俱就縊時同死于侯官縣獄者共十九人他獄死者稱是皆范公之從也

外史氏曰

國家養士惟隆故多得士報三逆難作投筆從戎者以千數死難死事者纍纍范公以名進士首先殉節從而死者及百餘人雲貴總督甘公死其幕客某及從者俱自殺而從容就義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者稱嵇氏爲尤烈焉於戲非養士之報哉

江參軍傳

江參軍天一字文石號止菴歙縣人也性廉介重氣節好讀書年十三卽善屬文父士潤任崇德驛丞太史黃石齋道周典試浙江還舟道驛天一袖文請見隸拒不納譁道周詢故隸曰驛丞子求

見道周誦之命登舟曰子來何以教我天一出其文再拜曰公人倫海內天下孰不願出公門牆哉某敢就正于公耳道周覽其文大加僂賞遂畱宿舟中縱談天下事至丙夜不輟別去出文集白金以贈天一好結納士至者倒屣恐後而郡縣貴客過訪則匿不見赴友難義形于色雖櫻禍患不顧也嘗語友人曰吾黨立身如處女一失身則萬事瓦裂父母國人皆賤惡之若誦法聖賢而見利則遷臨死生而喪其守可賤孰甚奈何世獨苛巾幗而恕鬚眉哉其爲文高古時莫能識故久困童子試年三十六始補郡弟子員自是每試輒冠前軍邑令傅巖雅重之憐其貧命請託以資凡數歲終不以私見會姻戚有誑誤事令捕急知令重天一乃自詣陳重貲長跽以請天一拂然曰吾守身數十年豈忍一旦自敗乎卒揮去不顧崇禎末流寇熾中原天一厭制舉業仗劍談兵慨然有澄清志時休寧金正希聲以翰林講學里中教民聯保甲設鄉勇以備亂天一遂師事之會鳳督馬士英調黔兵衛陵寢迂道徽

州流賊素次徽郡殷富乘隙冒黔兵先潛入境淫掠百姓羣起殲之士英不察疏奏徽民誘殺官兵詞連及聲郡中人人自危幾不測天一忿之詣留都上書大司馬史道鄰可法其略曰三月間流寇至祁黟聞詐稱黔兵又詐稱沐國公往守皇陵民見無文書將領牌面參錯眾心疑駭然猶牛酒犒勞待以兵禮不意卽亂住民房卽數十人輪姦一婦更卽焚殺劫擄不可嚮邇其夥中半雜僧人及雄捷婦女操戈橫掠莫逆顏行于是民有觸鋒刃死者填溝壑死者投繯死者相踐蹈枕藉死者尸盈原野鬼哭神驚始知是賊因以鄉人雲集不介而乎乃賊之死于民者不十之二三而逃竄過半民之格鬪而死于賊者又且十之五六當擒其巨猾衣領中搜有血書約四月初一破徽郡急不能待遂肆淫掠傷哉徽民亦已慘矣詎意馬臺原有黔兵沒于常德樂平諸處忽得寇徽之賊有假黔兵之號卽居然認爲黔兵參處徽之官民指爲誘殺至奉嚴旨焉嗟乎突然來徽者淫殺焚劫之賊也徽人實滅其淫殺

焚劫之賊乃強認以爲兵計亦誤矣然馬臺豈欲自誤哉特其監紀縱兵殺民自取敗亡欲嫁禍于徽以卸罪因不究監紀亦不究其兵何以被殺而第據其監紀以爲徽人誘殺官兵嗟乎天下有誘殺官兵之理乎則欲自認爲黔兵是自認一縱兵殺民之擔矣不言督兵者無紀律而監紀將領之率兵者若此豈尋常小過失而反置之乎馬臺前後數疏俱袒賊爲兵意欲盡破一徽州財力速殲一徽州官民而後甘心者嗟乎徽人一死于賊一死于殺賊將安所託乎且徽之有司鄉紳爲民徹桑土計皆知患難相扶之義保障弘多今馬臺欲盡置以法民見上之衛我者反以獲罪益不知其死所矣言之於邑可爲氣盡書入事乃解徽郡得保全甲申北都陷明年江南定唐王起闈以黃道周爲相道周故識天一復雅重金聲乃晉聲侍郎兼都御史天一參其軍舉兵恢復勢甚振會其鄉有爲御史者道我師閒道入守兵潰聲在績溪被執天一聞之拜別其大母母及祖廟曰吾首與金公舉事金公死義不

可獨生乃追及聲大呼曰我卽參軍江天一也遂并執送江寧內院意欲活聲慰之曰曷不黃冠歸老乎聲未及答天一張目詈之內院乃命俱扶出與族孫孟卿中軍吳國楨守備程尚遇記室余元英並斬于市初天一被執舟次蕪湖作書報母曰兒與金老師共伸大義志在報君匡國功業不就豈非天哉君子作事當從古人偷生事之兒實恥之兒胸中全無渣滓惟有清風明月耳嗟乎天下事尚不可知但有人作得一分事復得朱家一塊土高皇帝在天之靈鑒必不爽兒亦含笑九地矣母親年老有兩弟奉事幸勿爲兒過傷也瀕死猶眷眷如此其父士潤遷湖廣巡司獻賊陷武昌不屈投江死蓋父子忠烈云

外史氏曰嗟乎大廈將傾一木可能支哉夫天命旣去卽有忠臣烈士莫如之何也先生以一諸生而欲與彼蒼爭一日之雄事雖無成然其忠烈之氣已足撼山岳而泣鬼神矣其遺集若干篇具在讀者輒爲之泣下沾襟也

文中翰傳

文中翰震亨字啟美長洲人前崇禎朝相國文肅公震孟之異母弟也性孝年十一生母史卒號痛幾不欲生家人力勸乃解十七補諸生父元發河南衛輝府同知以疾卒震亨哀慟如母喪旣壯博通經史百家言以及篆籀圖繪詩詞之學靡不工遊南雍再試不第家中落僦居秦淮賣文自食諸前輩皆樂與之交會震孟登第上書勸上勤學有耳目薰染不越中涓之語忤璫左官還吳震亨依之漳霞黃石齋道周識震亨于座恨相見晚遂訂交烈帝立震孟被召繼登揆席震亨亦以修掖垣志功授秩謁選至都與兄蹙額言國事愀然繼之以泣旣而相國薨震亨哭之哀尋以駙馬鞏永固薦召賦地輿中旨賜食而出改授中書未幾漳霞獄起株震亨下詔獄徐少司寇特疏申救遂得賜環奉差餉大同軍例有羨金三千震亨不受盡給諸軍軍皆踴躍報命乞休南還甲申京師陷江左建國以冢宰薦起用爲當國忌喉御史劾之乃引疾歸

金陵失卽豫買一棺投震澤中爲漁人救免遂不食而死年六十

外史氏曰明亡顯要大官不死者衆矣先生知遇未隆乃捐軀效忠投水不得卒自餓死可謂不媿臣節矣

李中丞傳

李中丞長倩字維曼號瞻麓嘉靖朝相國文定公春芳之曾孫天啟朝浙江處州府太守思敬之第三子興化人也幼穎異弱冠卽舉諸生博學重氣節天啟丁卯登賢書崇禎甲戌成進士初令浙江歸安多異政邑有王學曾者以賞爲中書暴鄉里交結津要前令畏不敢問長倩廉知其惡卽逮之獄學曾賂直指令之釋不聽竟抵之法一邑肅然三年報最歸人詣闕請畱又三年遷禮部主事轉員外郎出爲江西督學未抵任卽丁內艱甲申北都陷乙酉服闋赴南都補福建督學南都失同詹事黃道周輩迎唐王入監國遷太僕卿既唐王稱帝上言王業萬難偏安疆宇萬難緩復請

速出師以圖恢復書上唐王可其言下令出師時道周以宰相督兵前驅缺餉長倩盡括各屬歷年缺廩缺俸及學租贖贖幣帑金十三萬兩有奇以佐復上書極畫軍餉中旨晉戶部右侍郎攝尚書事九月浙帥鄭鴻逵以餉不足請借助里中每糧一石徵銀一兩長倩言老民溫飽者可以義激零星窮戶額賦尚難安能預借請免一二石小戶并請每石先借五錢如其言百姓得安晉右都御史督餉出師無何芝龍陰使人詣我軍前約降盡撤守關將士我師入長倩方抵建寧聞之知事不可爲卽託疾命醫人以補中湯進自投鴆毒飲之索筆書曰吾家世受國恩卽捐糜不足以報萬一顧死不瞑目者兩京喪失九廟邱墟耳遂死年五十有八初長倩出福州別禮部侍郎馬思理執手歔歔曰天下事去矣我輩安知死所乎思理指梁閒一綆曰此是我輩死具後思理從唐王奔贛抵順昌追軍迫自縊古廟中世謂二公不食言

外史氏曰予讀前朝紀聞諸書皆言先生因糧不繼以憂死及予

從軍于閩舍建寧明經黃奇逢家見其堂前一石三角重數千斤
予怪之奇逢之子曰此非石也丙戌秋大中丞李公督餉來建館
予家未至前一夕有大星光芒四射墮地有聲須臾化爲此石越
三日

大兵入關中丞見國事不可爲乃服毒死此忠臣星也予嗟歎久
之始知紀聞諸書之誤故爲之傳

鄭御史傳

鄭御史爲虹字天玉歙縣人執金吾鄭元化子也高祖良鐸徙江
都遂家焉爲虹生而穎異五歲受業檢討汪文烈偉日誦數萬言
過目輒記憶十二卽善屬文十四補博士弟子員二十二成崇禎
癸未進士假歸明年三月李賊陷燕京莊烈殉社稷五月福王立
南都爲虹謁選得浦城令時東南鼎沸浦當孔道爲虹政不苟擾
民多德之又明年江南定唐王入閩監國經浦城奇其才擢爲侍
御史百姓遮道請畱改授湖廣道御史巡視仙霞等關駐浦城丙

戌六月命巡上游我兵入仙霞潰兵焚掠爲食爲虹與兵科給事
黃大鵬大發倉庫以犒遂歡呼引去一郡以全八月我兵下浦城
執爲虹令薙髮爲虹仰天長號曰負國不忠辱先不孝忠孝兩失
焉用生爲願死明日復召見令輸餉爲虹謂清白吏安得金浦民
聞之皆願鳩賞請貸御史死爲虹曰民力殫矣忍以我故累百姓
乎堅持不可左右欲兵之爲虹卽躍起奪刀自刺其胸而死年二
十有五大鵬聞之卽日自殺從爲虹死者書記陳龍游擊張萬明
及子都司翹鸞守關都督洪祖烈建陽令崔攀龍也巡撫吳聞禮
控制崇安聞爲虹死亦自剄

外史氏曰吾聞之長老云爲虹美丰姿白皙廣頰弱不勝衣狀如
婦人女子然其臨大節當大難勇于蹈義卽賁育復生不能及焉
其死也感激相從者乃有六人嗚呼非其正氣塞天地烏能至此
哉

許義士傳

義士許重玉吳郡長洲縣人也幼穎異六歲讀論語至攻乎異端問其師曰何謂異端師曰非聖人之道揚墨之教也曰方之今者孰似師曰釋道是也曰今之害天下者乃此輩人耶于是遂不拜佛或讓之則曰彼佛異端吾何拜爲他日讀孟子至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遂慨然以道自任深惡緇衣黃冠者流曰我爲政必盡除之以清吾道時有僧名宗衡者與其父兄善嘗過其家重玉見必變色衡訝之曰貧衲與相公無讐何爲怒目相待曰汝背聖賢棄倫常甘心異端以亂吾儒何謂無讐耶時才七歲也衡微笑而去久不至其家父兄怪問之笑曰君家有聖人吾輩異端當自絕因述其言聞者異之十三入庠于諸生最少然有老成器度同學數十輩多敬之弱冠補廩聲譽益沸讀書務求精義不事咕嗶嘗語人曰學者稽古當探聖賢心隨而務身體力行以復其天性否則無益也父母死六年之喪未嘗一日輟哭亦未嘗入寢內室思慕久而愈切甲申國變聞烈皇崩卽徧書崇禎聖上四字于

裏衣衰絰悲號誓死家人勸之曰君一諸生耳非有官守之責穀祿之奉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身聖賢所不取也重玉瞋目叱曰夫君安天下以生我臣民者也生我臣民天下之父母也烏有父母賊害而爲子者尚可苟活乎夷齊餓死首陽豈有官守穀祿者哉良欲全大節于一身明大義于天下也況我已食廩食人之食者當死人之死吾志已決毋煩多喙乘閒投間江家人奔救起乃不食八日而死及葬吳門弔者以萬計

外史氏曰凡人于君天地父母也天地崩壞此身何託父母賊害此身何活毋論貴賤智愚天性然也宋史載仁宗崩深山窮谷莫不悲哀如喪考妣山谷之民豈有爵祿之榮哉良由有所感其天性也重玉國亡身死不負所學能復其性矣

李義士傳

李義士幹才字篤生號肥泉鹽城人幼穎異讀書過目不忘束髮補弟子員負才尚氣節年二十食餼時中原流寇日熾幹才慨然

有澄清志遂厭帖括謂同學曰方今國家疾在腹心黃巾綠林之患蔓延天下勢不可救亡無日矣又何雕蟲刻棘之足爲于是相與學騎射習兵法甲申三月國變幹才捧巾衫北向叩首大哭焚之遂遁處海濱手置土室可三尺自囚于中屏粟不食家人視之悉靡去惟一童子捕魚給之明年江南定有司知其全髮以抗令許于學使檄下逮治挺身含笑而往監吏管陽爲所感欲脫之以身代幹才不可遂見學使詰曰方今嚴法令人皆雜髮汝獨不畏死耶對曰吾實不忍爲兩姓臣子故爲此且以刺學使學使以爲顛放之歸幹才仰天歎曰逮我殺我我之願也今不殺我敢苟全以負國家養士之隆乎遂絕食十八日死

外史氏曰吾聞幹才餓瀕死聲不相續矣猶告其友人曰君當與諸子爲詩生哭我具物生祭我吾目方瞑于是友人數十輩成詩具祭以往幹才岸幘方袍自位上座受諸子祭畢張目連頷而卒噫異哉

辭義士傳

辭義士名大觀字爾望號隱瞻江南無錫人其先洪武閒因軍籍來戍昆明以軍功得世職遂家焉歷十七世而至大觀以文章氣節重六詔十八補邑博士弟子員望甚籍同郡楊處士丹心最器之以女妻焉生子二長曰之翰亦以文名十五遊郡庠妻孟以令淑稱次曰之屏五歲慧聲聞一邑女一字同郡鄒生崇禎末流寇張獻忠亂蜀恣意屠戮旣而伏誅其黨孫可望李定國奔黔丁亥二月破遵義遂入貴陽屠定番千里蕭然無雞犬聲三月我兵至可望遂屠貴陽趨滇黔滇之人多附之得官或勸大觀父子仕大觀曰此孫氏賊官也吾義勿爲丙申二月定國與可望貳由安籠奪桂王入滇八月定國大破可望軍于交水可望走詣長沙降而政歸李氏或又勸大觀父子出大觀曰此仍李氏之官非明官也乃挈家隱于郡北黑龍潭左之山中戊戌我兵破定國軍桂王奔緬甸大觀聞之仰天長號曰嗟乎明祀絕矣吾自祖宗來一十七

世受國恩豈可事二姓乎乃呼其子語之曰今日之事固天命不可力爭然獨不能背城借一君臣效死社稷乎奈何閒關外域欲依小夷求活耶吾不惜一死爲天下申大義于後世無爾顧也之翰泣對曰兒志久決願偕大人死大觀曰爾母與妻在何可死楊氏孟氏聞之僉告曰君父子爲國死吾姑媳願爲君父子死敢同死婢瑣兒者方攜之屏嬉聞之乃前曰主等俱爲國死婢子敢避死請從死于是大觀舉家北面稽顙再拜俱赴水死死之日其女偕鄒生走避兵至女曰吾婦人將安避死與其辱身不義而死不如卽死亦投水死

外史氏曰死亦難矣高爵厚祿者平居所爲似不畏死及臨大義逃死惟恐不及由竇由徑搖尾叩頭無所不至求免其死究其生不及死嗚呼薛氏闔門死國賢于高爵厚祿舍義不死者遠矣

韓義士傳

韓義士默字文適號繡虎江都人其先世居臨汾至五世祖賈于

揚遂家焉默生而穎異舉止不凡旣長博學工文章重氣節補邑博士弟子員尤工書法胎骨鍾王善臨摹先輩人得其片紙隻字莫不奉爲圭璧甲申國變乙酉我兵南下史道鄰可法以相國出鎮廣陵聞默賢以禮致幕中屬以筆札時東南擾攘軍中文書積如山默逐一裁荅操觚立就悉中相國旨相國益重欲官之默固辭乃止會我師攻城急權奸馬士英與相國不合竟不發援師城垂破默知事不可爲走歸告其妻蕭曰事已至此無能爲矣吾讀聖賢書當死義不可苟活負吾所學若輩宜自爲計乃冠儒巾衣儒服南向再拜投井中死蕭謂其子彥超曰汝長子父死當隨左右彥超曰諾亦投井死蕭乃結纆于梁命長女就縊坐視死乃抱幼兒魏乳之旣乳置兒于地斂衽頓首于老嫗辛曰韓氏惟此一塊肉矣如不存則韓氏之鬼餒而矣惟望嫗善以存之此子也立則韓氏不絕吾夫婦九原受賜多矣老嫗攜孤去然後自縊死默同學高孝纘亦巾衫縊死于文廟孔子座旁郡學王士琇書大行

皇帝位供堂上與其弟某俱儒服對縊死

外史氏曰嗟乎有明垂三百年養士之隆越前代國亡卒得士報
廣陵之難死者多矣而夫死義妻死節子死孝一門烈烈稱韓氏
爲盛焉嗚呼非國家養之有素彼書生烏能闔門效死恐後哉

許德溥傳

許德溥字元博如皋人父國欽母前死事後母盡孝有宗人名直
者殉甲中國難德溥壯其節日哭之明年揚州破德溥不肯薙髮
然重違父意乃翦其半如頭陀他日讀唐史感張令監故事卽刺
字兩臂曰生爲明人死爲明鬼又刺其胸曰不媿本朝未幾讎人
摘以告縣令捕得德溥詰其情卽慷慨自陳曰吾實不忍忘先朝
故爲此今日汝不識時務一布衣士耳未食前朝升斗之祿何爲
若此德溥厲聲曰忠義之心人皆有之有何布衣縉紳之分今日
然則爾欲何爲耶德溥曰今天下大定我一書生有何能爲但求
速賜一死得爲前朝鬼則含笑快心九原耳令又逮其父德溥曰

吾萬死不辭但無累吾父足矣初庭立不肯跪至是乃爲父一屈
膝令感其誠釋其父止論德溥死遂絕粒十數日獄卒恐爲法受
過泣以請乃幡然食曰餓與殺等死耳吾豈畏一刀乎在獄自得
如平常同里故郎官李之椿大生亦以論在繫服其器量曰德溥
子真義士也臨刑殊從容四顧觀者曰母爲爭識我使天下人皆
如我心大明安得便亡徐引領北向曰吾今日得爲明鬼矣遂死
妻子當入旗晉王姓者感其義陰以妻代行人久之得贖歸
外史氏曰曩余過雉皋皋之人多爲余言里有死事三君子惟德
溥死所不當死嗟乎死豈易言哉夫以一布衣與天命爭去留明
知其不可而甘蹈白刃推其心豈邀譽于當世哉

三諸生傳

三諸生者興化王伯絲續亞絲續叔絲續三同懷也自幼儻能
文與其父哲士字霍山皆錚錚稱名諸生三人中續最修偉尚義
氣重然諾續有膂力開武略通劔術續工繪事善書法而並以授

經造士爲業甲申國變福王建國南都史相國出鎮揚州天下洵
洵哲士呼其三子起曰兒曹夙有壯志此何時也尚伊語窗下作
書生態乎三子曰諾續持重不輕出續最先出水師總兵黃蜚延
入幕資其贊畫續繼出與平伯高傑授之監紀及傑爲許定國所
殺乃渡淮謁總督田仰仰見奇之授以參軍仰卒續還祭傑不
忘故主也高夫人信讒言謂其妾他衛不忠收送史相國繫訊續
與續聞之挺身趨叩堂下侃侃明其無他相國改容許之遂得釋
既而揚州下相國死續續棄家走東海奉宗室新昌王集戰艘犯
興化有武生戴之藩奮勇登陣縛新令開門迎新昌入次日游擊
張將軍率師至新昌度不能支遯去城中戒嚴乃捕續及陳西朋
逢馮魁梧應昌陳錫甫天拔陸立梧樹穀魏泰來應泰徐耀吾有
德并內應李學海瀾黎用修增並斬于市續與父士哲及熊應明
豐總兵復擁新昌來犯城守出銳師擊之大敗士哲續應明俱歿
于陣續蹈海死

外史氏曰嗟乎有國者養士不可不隆也夫天命既移擁千百萬
眾者尚莫能抗區區二三書生乃奮螳臂以力爭曷不自量哉蓋
感激之情深竟忘其力之不足耳

高復卿傳

高復卿浙東永嘉人與同郡何雲臣陳某者三人爲布衣交甲申
春傳聞闖逆弑天子復卿與雲臣等素衣雪鎧仗白旗首倡爲國
報讐旬日集眾數萬聚糧北發道阻不果
本朝既定江南命將收兩浙渡錢塘諸郡俱降復卿卽自樂清入
據雁蕩以拒

命時游擊蕭啟榮驍勇敢戰與之相持久不能下乃設伏要道出
疑兵以誘之復卿懼以甲楯五千退保龍灣嶺啟榮進兵迫之復
卿進無聲援退無據守乃奮命死戰士卒死者三千餘所遺半多
扶創猶挾鎗繞鬪我兵圍之三匝彼遂轉據東崖血戰不怯啟榮
顧左右曰此壯士也殺之可惜吾當生擒之遂策馬馳上爲飛石

中盜墜馬左右奔救乃免既而我兵攻之益急復卿始棄崖出走伏發墮澗中乃大呼躍起殺數十人力憊被擒啟榮欲生之親釋其縛與之酒食不食曰殺則便殺何用辱我啟榮諭之曰國家興亡皆有定數李闖以無賴賊率烏合眾卒破京師有明氣數可知我朝入關滅賊不煩甲兵奄有中原一旅之出江東悉定此殆天授非人力也爾未食君祿據此一山以逆王師勇則勇矣非智士也速降富貴可得復卿曰某家世業農未有聞達然祖宗來垂二百年受有明水土之恩義不事二姓願卽殺我以成吾志毋多言啟榮義之不殺復卿卽遁去時何雲臣亦已禽斬陳某遂孤身逃去復卿招集亡散千餘人走據海島後朝廷遣官招撫陳某卽率眾先降復卿勢孤其子勸之曰天命久不眷朱氏矣吾父逆天屢戰屢敗今糧草已盡軍心離散事不可爲且

大清寬大包與降人不如請降以順天意復卿不答既而其子又言遂大怒舉案頭石硯擲之幾斃陳某策復卿不降終爲患乃以兵劫之曰今大眾悉降君孤軍窮島雖營樂爲謀亦無益矣降則同富貴否則徒取殺身耳復卿曰吾非有異于汝也但生時未向閻羅老子乞得兩副面孔來耳卽入自縊繩絕墜地乃復出大呼曰大丈夫死須決裂遂拔劍指陳某曰取吾頭去成汝富貴吾聊以見烈皇于地下遂自刎外史氏曰復卿一農家子耳非有一命之榮干城之寄者也乃以世受有明水土之恩卒以死報可謂義矣噫今之受世祿者又當何以勵之哉

趙百足傳

趙百足毅字金城浙江平湖人前庚子解元趙維寰之從孫也幼受業維寰既長通經學多膂力工武略尚氣節嘗有百足蟲伏其臥處雖遠出數十里經宿蟲必至毅心竊喜自負家貧爲同里諸

生王世淳婦翁馬汝嘉孺子句讀師去其家數里且隔大溪次日百足蟲卽至毅益喜謂世淳曰我他日必能崛起布衣世淳曰子無他異烏能至此毅曰昔杜預有大蛇之兆而封侯錢鏐有蜥蜴之異而創越予今有百足之奇夫百足之蟲死而不仆者也予豈促促終作轅下駒哉世淳以爲謬毅曰子不信明且乘予未起時可來吾榻驗之知吾不汝誑也次蚤世淳扣門入毅卽揭席示之果然一百足蟲長尺許肥碩異常色如丹砂有光奕奕蜿蜒入牀下世淳以爲妖欲提杖殺之婦翁力沮乃已于是人皆呼毅爲趙百足云乙酉江南旣定我師下浙江時魯監國在紹毅慨然仗劍從之授裨將率一軍與我師戰于杭城之郊飛轍中毅首首飛去猶持劍策馬大戰我軍大駭爲少卻毅猶單騎馳逐數里馬蹶墜地乃仆

外史氏曰金城有百足之兆遂思有所建立奮志從戎功雖不就然其爲國戰死沙場力能立名節者矣觀其死而不仆眞可云百

足蟲矣

賣餅叟傳

賣餅叟江陰人失其姓名世居城北以賣餅爲業叟年九十餘修髯鶴髮雙眸炯炯行不攜筇日負一筐餅入市賣賣已卽沽酒一壺坐君山巔對長江獨酌微酣卽鼓掌高吟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句時流氛正熾中原塗炭叟歌已輒北望燕雲嗚咽垂涕而後歸叟有五男皆龐眉皓鬚十二孫髮皆斑白曾孫數十人俱壯玄孫亦數十人半抱子皆業餅叟舉目五世繞膝男女數百人多知孝讓鄉人爭慕之叟嘗集子孫告曰太平垂三百年矣兆姓富庶極矣盛極必衰零落之慘將至矣吾邑宿稱尚義其不免乎命冢孫率其屬遷梁溪曰存吾祖宗祀未幾北都陷東南沸傳李賊篡位叟呼天號泣曰吾世受國朝水土恩今年已及百尚敢偷生賊世耶遂投揚子江死年九十有九乙酉我朝大定江南惟江陰百姓皆城守叟之子孫皆戰死城下

外史氏曰叟市井小人也。不肯偷生。賊世卒葬江魚之腹。噫。與靚顏二姓之士大夫異哉。

狗屠傳

狗屠江陰青陽里人。失其名。尚書張有譽之族兄也。狗屠以屠狗養二親。能盡道。明末二親皆老。俱好飲。狗屠日沽美酒奉之。且鼓腹謳吳歎于膝下。或說笑談。或手舞足蹈。高聲唱。蕭相國月下追韓淮陰曲。以勸二老。二老歡然為盡。酣二老年九十餘。而卒。狗屠年亦七十矣。痛哭如孺子。至失聲。既葬。狗屠以屠業付二子。二子亦能事父母。狗屠三年喪畢。日攜一尊酒入社祠。與羣乞兒雜坐。飲醉則或謳吳歎。或說笑談。或高聲唱。蕭相國月下追韓淮陰曲。以自樂。甲申北京陷。思宗殉。宗社狗屠聞之大哭。不欲生。二子泣勸之。再然後已。及聞我

朝滅李賊。狗屠大喜。徧走告人曰。李賊滅矣。李賊滅矣。似恐人不知者。既而福王立南京。狗屠益大喜。徧走告人曰。是猶朱氏之天

下也。是猶朱氏之天下也。及我師定江南。狗屠蹙額曰。朱氏斷根矣。卽持屠刀自屠而死。年七十有四。

外史氏曰。狗屠屠狗夫耳。非有國家爵祿冠帶之榮者也。國亡而身與俱亡。豈非忠義出于天性哉。

王縣令傳

王縣令質字魯季。浙江山陰人。性至孝。數歲能以道事二親。既壯。尚氣節。以博學聞。游辟雍。屢試冠諸生。戰棘闈。不勝。遂以賞為郎。謁選授四川渠縣令。時吳逆倡亂。四郊多烽火。野無青草。室如懸磬。質抵任。加意撫綏。緩催科。省刑獄。修雉堞。治干櫓。招徠亡散。數月。四境大治。驚鴻復集。百姓多愛戴之。未幾。彭士亨叛。眾圍城。使人招之降。質曰。吾奉

朝廷命守茲邑。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耳。降之一字。未可辱我也。賊怒。併力攻之。質率百姓固守。城幾墮者。再質禦之。甚嚴。常出銳士殺賊。無算。賊益怒。攻之愈力。盡夜不懈。而援師不繼。糧絕。城陷。質

整衣冠望

關再拜曰臣力竭矣敢以一死報

聖主遂自剄而死同死者五人失其名

外史氏曰三逆之亂官吏死國事者眾矣皆由

王家隆于養士故士多樂死卒不勞力而三寇蕩平若質一縣令

耳懷與城存亡之志死守不二可謂忠矣

焦太守傳

焦太守潤生字茂慈號隨園南京旗手衛籍應天府上元縣人萬曆己丑狀元竑之季子也幼穎異甫能語竑偶以數字指示輒能記憶再易他本百變不疑幼不好弄十歲即能詩十五補弟子員十八爲上舍生下筆數千言立就文譽沸江左負笈從游者趾相錯凡入戰棘闈俱不捷隨就職南京詹事府主簿遷太常典簿矢志廉潔言于堂官盡除太常弊再遷左府經歷繼轉北京中府經歷掌各門鎖鑰時都城有警即督門軍晝夜巡邏弁中有貪功好

事者多擒奸細以獻將就戮潤生察其狀有冤即虛躬研詢果得誣服者七人出之遷戶部主事以材能題差督放寧遠糶天子賜宴勅遣至軍凡餉隨到隨放毫無滯刻減之私以故將士用命十倍于前差滿當代軍士感泣扳轅臥轍督撫題畱不可遂還部遷知雲南曲靖府未幾署兵道蒙時賊氛正熾賊黨孫可望自蜀奔黔肆行屠戮千里蕭然無雞犬聲遂浸淫犯滇曲靖爲黔滇咽喉城中僅守兵百人甲械不備潤生乃出帑募壯士八百餘人部伍城守甫畢賊即至營于北郊潤生乘其初集秣馬誓眾親率壯士五百人關北關直入賊壘戰一旦夕斬首二千餘級還賊恐退三十里軍于霑益州境候大隊至復圍城城七周盡力攻擊潤生寢食城上親冒矢石指揮堵禦凡五十七晝夜城中火器盡援師不至士無生色猶堅守潤生乃呼壯士告曰今賊勢盛戰亦亡不戰亦亡與其城陷授首于賊何如背城一戰大丈夫死于戰場爲國家忠義士不亦快乎壯士皆曰諾乃飽食率壯士八百人乘黑

夜大雨直抵賊營賊因雨不備皆酣睡聞戰大驚起自相殺因遶賊十三營城上皆鳴鼓擊柝大聲呼以助遂斬首數千級達旦賊知官兵少大集團數匝潤生率士奮身斬數百人突圍出而壯士盡沒于賊陣僅存十三人保潤生入城賊攻益力而內乏糧草不能守潤生見事不可爲遂冠帶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閉戶自經城乃下永明王稱制于滇贈太常寺卿諡曰忠烈

外史氏曰余流寓曲川者十餘載曲之父老有能言焦太守城守事者甚詳其言曰太守潔己愛民能下士士樂爲用與賊大小凡十五戰戰無不捷賊無能爲舍之去矣會奸人以城中無儲告乃復還攻之而太守卽見危授命可謂善成仁者矣

留溪外傳卷一

留溪外傳卷二

忠義部下

搖船客傳

搖船客者失其姓氏不知何許人也國變後常牽小舟往來三吳閒載貨爲食載畢必泊僻處或楊柳下或芙蓉中攜尊痛飲醉則誦離騷天問章其聲悲慘聞者欲泣善射能引二石弓金陵羣少年操弧矢賭飲燕子磯傍有周生者百發百中滿座傾倒搖船客從而觀之曰善則善矣惜乎未盡其神也周生慍乃操弓進曰請爾試之搖船客乃令立十竿爲的于百步外引彀大呼曰中某節百矢無一虛謬諸少年大驚邀上座請述姓名曰吾搖船客耳無姓名也遂取觥自酌竟酣而去他日于寒山寺壁題三絕句云一叫蒼天一撫膺可憐功業已無憑吞聲泣盡傷心淚贏得霜毛兩鬢增一葉長江萬里浮填胸空有半天愁癡心想望黃河水逆向崑崙西北流自嗟無地可依樓只合孤舟東復西怪殺傷心隄畔

樹年年春暮子規啼後聞南中事長號痛哭卽舍舟投水死
外史氏曰此忠義士隱于長年者也讀其詩多哀怨不得志之辭
嗟乎亦可悲矣

髯樵叟傳

髯樵叟者失其籍亦未詳其姓名因其美鬚善修而年又最高
故人皆呼曰髯樵叟身長八尺餘多膂力每負薪三百斤貨于市
止索百斤值入怪之問其故答曰人之力均負百斤吾力能負三
百斤者天也吾寧敢邀天之功以爲己利哉邀天不祥利己不善
皆惡德也人生天壤不能德德可蹈惡德乎人皆笑以爲迂每清
晨必負薪入市貨薪必沽酒痛飲放歌以歸日日如是午後則采
薪洞庭山中人跡罕到地乃人人又怪問之曰吾多力合遠樵彼
力少者應讓之近地也甲申初夏山中人沸傳李賊陷京師崇禎
殉社稷已改元永昌矣髯樵叟聞之椎胸長號曰吾向知天子姓
朱何乃忽換姓李耶旣曰賊何可爲我天子乎遂痛哭三日投震

澤中死

外史氏曰異哉髯樵叟也無一命之榮而有伸連義不帝秦之志
豈非忠義出于天性者哉或曰是隱君子也

西安句者列傳

西安句者失其姓氏秦人也明末李賊之亂秦中諸郡邑塗炭民
不聊生句者攜敝筐乞食西安市中夜則宿北城戍樓下蓋三年
于茲矣守門軍見其衣冠雖縑纒然補苴甚潔且步趨方正語言
爽朗而筐中嘗貯書卷暇輒披閱知其故家子弟也憐之竟不呵
逐以是得久棲癸未十月闖賊破西安大肆淫掠句者忿之每夜
歸戍樓輒痛哭至漏下如是者三閱月門軍以其遭亂離故亦不
怪也至除夕郡中人轟傳明且李賊僭皇帝位矣句者聞之卽趨
歸戍樓大哭抵暮題詩戍樓壁上曰分茅踐土莫非臣雉堞重重
寄此身世如予何必死明朝不是大明人投筆竟自經死元旦
李賊僭號大宴賊百官于庭有都司吏邱從周者忿之陽以從事

治宴人內見賊百官拜舞呼萬歲畢各就位舉觴飲三爵起奉觴前為賊壽從周忽盡脫其衣禪無寸絲掩體直上至賊前舉壺擲擊賊頭顱不中大罵逆天無道賊安敢如此無狀賊大怒呼羣賊攢刃斫之從周身被數百創罵不絕口而死

外史氏曰李賊亂秦所向瀾倒乃西安句者能伸大義于其未僭號之前而都司小吏能明大義于其既僭號之日嗚呼二人者可謂砥柱頽流矣

金陵乞兒傳

金陵乞兒者失其姓名亦不知其何許人也明末冠窮冠履朱履躡木屐負方瓢挈竹筐瓦罐乞食於市善與之則鞠躬受之如嘔爾蹴爾而與者皆弗顧也甲申北都陷福王建國南都乞兒傷之日飲醇酒醉則坐鍾山巔放聲長號曰嗚呼孝陵麋鹿游矣嗚呼離宮戎馬馳矣衛士惡之持戈往逐乞兒躡屐飛走逐之不及閒日乞兒又往哭復逐之不及衛士怪之聞于尉尉令伏數人山

谷中皆挾弓矢持索綯伺其來他日乞兒又至始縱聲號伏起射之不中追之又不及于是乞兒懼不敢復登山惟日乞于市乞而飲飲而醉醉而哭歲餘大兵南下相國馬士英挾福王遁城中空虛百姓開門降乞兒乃碎瓦罐破方瓢毀窮冠題詩秦淮橋柱曰三百年來養士朝如何文武盡皆逃綱常畱在卑田院乞句羞存命一條遂擲筆投水死

韓給諫傳

外史氏曰嗟乎亡國君臣至于福王馬士英可為至無恥矣當國家淪喪不思臥薪嘗膽乃君臣耽酒色尚貨利迨兵臨城下即率妻子以逃若乞兒者固明之隱君子也憤世疾俗恥與衣冠同列故自汗其身以羞之也嗟乎乞兒亦可哀也已

韓給諫傳

韓給諫如愈字退如興化人前崇禎辛未進士初謁選得安化令地僻道遠吏部臆彼必以易地請如愈慨然行弗辭也三年奏最入為兵科右給事時江南北兩相君當國同鄉諸臺諫各有所依

附如愈忿之大書一聯揭廳事壁曰見地一分南北便是小人腳
跟不著東西方爲君子獨中立不倚本垣都給事曾應遴初迎合
楊嗣昌嗣昌死力攻之疏請剖棺戮屍以謝天下既附辭國觀國
觀罷卽劾其同鄉林御文株及國觀迎媚周延儒及延儒被勘卽
力詆延儒爲嵩檜如愈糾其反覆傾危疏雖畱中然傳誦長安人
多稱快周鑣建言夙望然性忤慎善排陷同鄉亦疏及之陳道暉
同籍同門也以戶郎出守廣平如愈知其非二千石才亦糾之山
東總兵劉澤清屢失事懼誅密遣人刺取兵垣章奏如愈疏發奸
狀下其人于獄澤清益懼使使賂如愈如愈不受辱詈其使遂深
銜之甲申三月奉命催餉出山東澤清遣其麾下楊國柱賊如愈
于道後一日京師陷莊烈皇帝崩
外史氏曰前朝崇禎時巨僚闖擢浙黨臺省兼用東林蓋欲其相
持無偏勝以去中朝之黨并去河北賊也不意愈去愈半廟堂與
封疆矛盾以迄于亡昔人謂朋黨能亡國信哉迴思先生廳壁之

言不禁涕零矣夫都諫人所憚建言人所推同籍同盟則又人所
親且比獨先生從君國起見不顧嫌怨讜論不輟可謂忠矣先生
歿後澤清卽降我坐法伏誅等死耳豈若先生白骨至今猶香也
哉

古副將傳

古副將道行字達可江都人生有膂力初學儒旣而棄去學劍術
通兵法天啟甲子舉武科崇禎庚午再捷武闈辛未擢進士除潮
河川守備能與士卒同甘苦一軍愛戴邊圉得安故事例有板木
萬三千金供守備府道行歎曰天下洶洶正武臣不惜死之日安
用肥私橐營家計爲悉入公家督撫交薦遷密雲游擊政尙恩威
自是無敢躍馬境上者轉石塘參將戰白水關大捷論功合越升
值盜劫帑金三千忌者指盜渠善道行緹騎逮訊法司疏救曰某
前任潮河川不愛萬三千板木而坐以盜帑三千果辭十萬而受
萬者耶乃解越明年我兵入兵部檄往敵中貴某忌之不肯發兵

從道行歎曰封疆危在旦夕豈容逗遛耶乃率八騎趨入境軍民素懾服多來迎遂逆戰復牆子路解密雲圍樞府疏奏坐中貴法晉道行副總兵官移宿遷護漕參將甫抵任流賊入寇乃帥眾三戰三捷擒賊首陳肖宇小揚州獻俘漕幕辛巳秋九月賊前鋒袁時中大舉寇河北督漕史可法檄禦之大戰于雙溝凡三晝夜斬賊數千級賊欺孤軍集眾圍之援師不至道行與七百人俱戰死外史氏曰明末流賊之難擁皋比者多青梁子見輒棄甲而逃或逡巡觀望不敢前將軍提七百人入數十萬虎狼之陣斬殺甚眾而援師不至全軍戰死而無退志噫白骨與白日爭皎矣

王太守傳

王太守域字元壽號兩瞻華亭人也以舉人授宿州學正值流寇犯以守城功升國子博士遷工部主事出督蕪湖關甲申北京陷關稅無所歸多以自入域獨歸之南部當事者以舊籍所無欲與域分域曰萬方多難為臣子者當破產不為家戮力王事敢自私

乎毅然不許福王立南都倖進者驟至卿相域忤當事以副使銜出守建昌益王橫甚持法爭之民得安乙酉江南定益王欲稱號民畏其暴皆譁王召域議餌以大拜域泣對曰國事至此而臣子因以為利乎拂民難成王其忠國以靖民修德以待天無務自殖也自殖則禍且至矣議乃格我兵至域堅守王見勢危開門遁城破域被執械至武昌當事聞其賢謂之曰吾知君得民若降則晉君巡撫域堅拒曰吾世受有明恩義不事二姓求速一死以報國當事命置之獄令人說以百端勿聽乃殺之年四十有七同死六人兩副使王養正夏萬亭司理劉允浩其二人則予忘之矣土人收葬武昌城外題曰六君子墓

外史氏曰王太守以端方自持以廉潔自愛不待蓋棺而論定也有可富之機而不肯私一錢有可貴之時而不肯營一級其為人何如哉

劉孔和傳

劉孔和字節之山東長山縣諸生前朝相國劉鴻訓子也工文章尚氣節崇禎末流賊熾中原孔和忿之投筆講武備散家財結納海內豪俊矢志滅賊甲申闖逆犯京師孔和倡義兵三千人殺偽令霍某趨救甫抵畿內而京城陷矣聞莊烈皇帝殉社稷遂被白鎧舉白旗大書于幟上曰十六帝德澤在人可卜中興于再造三百年臣節埽地願抒下土之孤忠與賊血戰數十陣而賊勢益熾中原竟不可問乃帥眾南奔渡淮謁福王于南邨以不能迎合馬阮故還軍駐桃源希北窺中原復故土益劉澤清懷二志誓欲誅之事洩澤清遣其下賊孔和于桃源之東關及除命下授前協總兵官而孔和已死三日矣

外史氏曰流賊之犯京師諸臣束手無策城陷有志者一死而已孔和諸生耳散家財倡義師直抵北都以勤王嗚呼哀哉大廈將傾而欲以衰柳一枝支其頽敗得乎及南奔江左希遇英主以成其志而反見賊于逆臣功雖未就志可悲矣

吳義士傳

吳義士昞字闇卿歙縣人也父少亭業槎茨移家于揚昞遂游江都庠弟暲亦補郡博士弟子員昞性孝友尚氣節博學以文名淮南妻鄭舉一子而鄭歿繼妻譚生子甫一歲值乙酉大兵圍揚昞偕弟日則荷戈城守夜則讀書與教寺城垂破暲持兄痛哭昞正色曰吾輩父祖受國家恩將三百餘年矣當此萬方多難愧書生力弱不能提劍躍馬為朝廷捍疆圉寸心耿耿萬或事不可為惟有正衣冠一死為大明鬼耳安用悲哉第吾弟無子母老姪幼宗嗣攸繫不可死也弟其薙髮為僧庶幾得保吳氏一綫乎暲然之城破昞冠儒冠服儒服北向再拜投佛殿前并中死時妻譚正依母氏聞夫死即以幼子溺水瓮中患不得即死復以大石壓之須臾氣絕然後整妝投繯死于是譚氏父子姑婦以及僮僕婢媪數十人咸感女烈俱自經室如懸匏慘不忍親昞前妻子守信甫六歲先一月依叔母還歙賴暲教養以成

外史氏曰明亡大官大祿者多婉轉不肯一死以報國家晒一諸生耳乃臨難不肯苟免何其烈哉至于妻亦從容就義可謂不愧乃夫婦矣

明寧靖王傳

寧靖王術桂字天球號一无明太祖九世孫遼王裔長陽郡王弟也始授輔國將軍配公安羅氏女崇禎壬午流賊陷荊州將軍偕父惠王及宗室避湖中甲申北京陷福王建國南京將軍同長陽入朝晉鎮國將軍令同長陽守浙江寧海縣乙酉夏浙西郡邑歸我長陽率眷屬奔閩將軍獨守寧海既而鄭遵謙舉兵紹興迎魯王監國進守錢塘將軍亦帥軍會江上時傳長陽已故監國即晉將軍爲長陽王及唐王立閩在表賀唐王亦如監國封後知長陽尚存已襲遼王王表請以長陽封讓兄子唐王不允改封寧靖令督方國安軍丙戌五月我軍渡錢塘王奔寧海復會監國軍駐舟山十一月鄭芝龍與唐王不合知越州不守遣鄭彩帥舟師來迎

王與監國至廈門而芝龍先已歸

命北行矣遂與淮王鄭鴻逵及芝龍子大木兵攻泉州不克乃偕淮王鴻逵至南澳既而永明王立肇慶遂入揭陽永明王令督鴻逵軍戊子春令兼督鄭成功軍庚寅冬粵潰辛卯春偕鴻逵還金門夏五月偕成功取臺灣成功事王甚恭成功死子經嗣授餐之禮廢等編戶無以資生乃就竹港墾田數十頃以自給鄭氏又從而徵其賦乙卯經因耿精忠叛佯爲應援竊據漳泉郡邑王知反叛非順違天不祥高臥臺灣經以兵少抽丁按其田以徵悉索募應王益困窮幾有首陽之餓矣戊午元妃羅氏卒癸亥靖海將軍帥舟師討鄭氏諸人皆恃海怡然王獨蒿目憂之嘗言臺灣有變我當身殉六月我師克澎湖二十六日鄭兵敗回王謂妾媵曰我死期定矣爾等年少或適人或爲尼聽自便妾媵僉曰王能全節妾等寧甘失身請先賜尺帛死以明從一之義于是妾袁氏王氏秀姑梅姐荷姐俱冠笄被服齊縊死于室斂畢王乃大書于門曰

自壬午流賊陷荊州攜家南下既而避亂閩海總為保全遺體遠
 潛異域四十餘年今六十又六歲矣遭逢大難完身以死不負高
 皇不負父母生事畢矣命昇柩至中堂即加翼善冠服團龍袍束
 玉帶佩印綬以靈靖王麟鈕印送交鄭克塽拜辭天地祖宗畢耆
 士老幼入拜王答拜已然後結帛于梁自經而死葬于鳳山縣長
 治里竹滬與元妃羅合焉妾媵五櫬殯于文賢里大林邊去王墓
 三十里王無嗣繼益王裔宗位子儼軫為後甫七歲安插開封府
 杞縣

魏將軍傳

魏將軍豹字正陽丹徒人也其先世以軍功蔭錦衣因家應天而

子孫遂占籍豹幼失怙恃鮮兄弟及壯願碩多力不事生產好武
 略喜結納天下士年弱冠即操舩往來江上物色人豪夜泊津
 頭羣盜卒至劫其鄰舟豹持楫躍起盡擊入水有賈人與豹同姓
 者見之大驚迨曉趨舟而來曰郎君誰氏子耶何技勇乃爾與其
 跼踖于此曷不偕某賈湘漢間亦可相天下士豹諾之遂與俱賈
 貨巨萬悉倚託豹豹素知書持籌裕如時李自成張獻忠亂荆襄
 豹以技勇數脫賈人難賈人卒于旅攜其櫬還葬于是俠名滿江
 海聞豪傑士皆奔走請交與關中張公勇稱生死交歲乙酉福王
 稱帝南都令樞密選技勇豹冠羣上授金吾入直內殿馬阮擅政
 亂法豹忿之乘醉大呼曰今何時也君臣縱慾淫佚偷安奚以妥
 二祖列宗之靈乎會見銅駝荆棘中矣大哭達旦聲徹內庭馬阮
 惡之廷杖四十黜之乃走福州奉唐王即位授水師總兵官福州
 亡從海道入廣州同呂大器輩奉永明王即位晉靖東將軍時年
 三十始妻南韶道屠時中女海寇羅阿福亂豹獨帥一軍平之晉

爵爲公復請往封日本日本款附而軍資藉焉旣而廣東西俱失永明王出走豹率家將扈從入黔安龍土司陸卡謀叛豹撫以恩信激以忠義威以技勇卡畏之不敢反賊將孫可望殺宰相吳貞毓等十八人豹因趨貴陽通好陰與白文選馬進忠交言及國事輒慷慨涕零二人感其義遂與盟約後李定國迎王入滇與可望戰文選進忠果叛可望來歸豹復從間道撫蜀西山十三家圖可望衆皆輸誠及歸而雲南不守走永昌矣乃追從之過趙州馬惟興將奔麗江勸自爲計豹曰我輩皆去忍主上獨行耶揮淚謝之行居緬三載日以恢復爲事數上書而混于賊臣惟有仰天痛哭而已辛丑七月緬人詐求諸王大臣赴阿注盟豹偕文武四十餘人赴之中道伏發豹出利刃仰天大笑曰平生忠義今日乃畢天乎胡不使我長鎗定業而反以短兵較技耶手刃數十酋力竭被害年四十有四妻屠後亦盡節事詳本傳

外史氏曰永明王在緬臣子死于酋者共四十二人皆束手就縛

而斬惟將軍持短兵力鬪而死可謂忠且烈矣

趙叔濟傳

趙叔濟者前朝職方郎館陶耿章光家僕也國亡章光卽棄官歸田里順治己丑徙居江寧叔濟從之會海上鄭成功入寇江淮間心不忘明者多與之通巨室峯死者數百家章光亦與焉旣棄市叔濟收其屍殮畢復市五櫬歸泣請章光妻曰主刑矣籍夫人者且至夫人將就檻車北上乎將從主人地下乎夫人曰諾願從夫子死叔濟又請章光側室曰少夫人將就籍乎將從夫人同事主人地下乎少夫人曰吾焉敢生復請其二女二女僉曰願同死于是叔濟語其妻曰爾將安之妻曰死而已曰能如是乎當先死以爲主母導乃驅之入井夫人暨少夫人及二女俱魚貫投井中叔濟拱立井上俟死出其屍殯于堂遂自經于五棺之側

外史氏曰諺云螻蟻貪生而人之貪生也甚于螻蟻故冠儒冠服儒服熟讀詩書快談禮義自號曰君子者往往當大節而貪生卒

背于道叔濟人奴耳乃其明大義驅妻子激主母闔門入井而已亦以身殉嗚呼其聞道者矣豈可以人奴目之哉

義僕亥時傳

亥時者失其姓不知何許人三韓董廷伯家僕也廷伯少從

太祖定東方以功授佐領及

世祖入關又帥師破流賊定洛陽下江南收兩浙授世職遷刑曹

湖南賊亂

世祖知廷伯材擢戶部督糶從師往征而亥時從焉主帥某素驍勇遇賊于馬湖大破之追奔三舍乃駐軍江濱廷伯見師壘死地而將士氣驕思爲賊乘入謂帥曰吾聞兵驕者敗蹈險者危今士卒乍勝而氣盈軍營背水而臨絕恐賊乘黑偷犯難以進退請分犄角之勢以備不虞不聽又請輜輳渡江結壘遙爲聲勢又不聽廷伯不得已率所部及家衆裹甲以待是夜賊果來犯一軍皆驚竄廷伯率衆護餉死戰及曙賊勢益熾衆悉棄械走亥時大呼曰

若等毋走今日主僕當死作一處衆弗顧亥時獨揮戈力助廷伯戰矢集如雨身被數十創主僕俱斃越宿亥時復甦見主亡大慟鋪土掩屍匍匐至京詣部愬主陣亡狀奏上

詔贈廷伯官錄其子乃曰吾可以報主于地下矣長號而絕

外史氏曰見危授命舍生取義乃君子之大節也亥時人奴耳識主僕之義歸難不苟免至死不少怯及甦必白主功狀邀卹典然後畢命嗚呼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義僕李兒傳

義僕李兒者山東李司馬家僮也年十二三卽執役于司馬家因以李爲姓司馬爲諸生時家貧好飲喜投博無甌石儲嘗一擲百萬也李兒早起輒往海濱拾魚鰕貨錢買米供主母午後入山采薪以備明日炊日日如是也司馬嘗大醉歸稍不合意輒痛撻李兒每醉李兒必負重傷夫人憐之涕泣以勸司馬弗聽也然李兒毫無怨望意司馬每赴科歲試一身蕭然李兒從之行必措一二

百青銅錢購瓦硯水注綫囊如干入市貨錢以供司馬薪水邑有
叛人產方數千畝皆荒不可黍稷矣有司變價司馬有大志欲得
爲田宅詣吏承業追值無所償也司馬遂走京師吏向其家屬無
他僮僕卽繫李兒月六較每較非三十杖卽二十杖下體無肌肉
僅白骨糝糝如是者十年司馬登賢書償值然後脫司馬成進士
居要路李兒始吐氣然小心翼翼未嘗或肆也司馬待以子弟禮
後司馬死李兒殉

外史氏曰當患難顛沛之際而忍死不變者士大夫所難能也李
兒以人奴綽綽然行之有餘裕豈非豪傑之士哉

畱溪外傳卷二

畱溪外傳卷三

孝友部

劉孝子傳

劉孝子雲鳳字丹山號怡諤吳郡人也存至性七歲喪父躃踊呼
號一如成人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幾至不生家人力勸乃解母顧
年二十七矢志撫孤訓以義方旣長能體親心攻苦力學博通經
史不求仕進惟承顏順志奉母而已嘗以不及事父爲恨室中供
父遺像每食必祭必齋如也出告反面奉之如生每讀父遺編手
跡必涕泗交橫不忍遽釋展讀再四乃已母患目疾忽雙瞽醫藥
弗瘳雲鳳夜必禱天叩頭流血求以身代久之母目復明母年八
十三以疾卒時雲鳳年逾六十痛哭如嬰兒毀瘠骨立居喪蔬食
飲水三年未嘗見齒于是鄉黨皆稱爲眞孝焉雲鳳宅心仁厚樂
善好施凡親族故舊貧乏不能自存者皆周濟之歲凶常散粟以
振鄉黨活者甚衆精易學著有讀易偶得二卷行世爲士林推重

當事皆以真孝旌其廬

外史氏曰孝為百善先也人能孝則百善從之矣雲鳳之能惠三黨澤桑梓者皆由能孝來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信哉

平孝子傳

平孝子名德清字君輔無錫義士平若衡子也若衡字佐時少以氣節自尚甲申三月聞京師變即縊死時德清弱冠哀號不食者五日其母何諭之曰汝惟有襁褓弟父死吾所藉者汝耳今汝不節哀順變是棄母與弟于溝壑也于是乃食既葬雞鳴先起必為母滌溺器汲水治薪然後入塾暮歸必迂道父壟再拜號泣雖風雨無間也或悲哀億輒經宿壟上自幼至長家人未嘗見其笑容至母前始強為懽顏人或一言及父即泫泫淚不止當父死時母甚少苦志守節家道零落一無倚藉撫二孤二女惟徹夜紡績以資日給德清每夕必操卷伴母或三鼓或漏盡母休始休母憂其成疾嘗戒之對曰吾母且為兩兒勤勞兒敢不力學以成先人之

志乎終不輟遂以博學聞一邑他日母疾篤醫者多云不治乃呼天號泣走禱東嶽請以身代廟去家數里未反其弟德澗方持母泣聞空中有神人語曰小子毋哭爾兄願代母死上帝已移壽三紀矣室中多人及比舍老幼皆聞母疾遂愈而德清竟先母而卒外史氏曰平氏夫死義妻死節而子死孝可謂一門守道者矣余嘗過其里父老指孝子冢示余其上有樹高丈餘枝幹皆西向下垂覆其父冢噫其精神至斯耶孝子死年三十餘豈天果移其年以益母也耶抑天既感其孝而力不能為其母特增壽也耶余不能不致慨于子長氏顏跖之論矣

趙孝子傳

趙孝子希乾字仲易乳名安江西南豐人父業儒早歿希乾方六歲家貧甚母黎勤機杼以教養年十五母以勞故得不起疾希乾延醫禱神一無效其家去關帝祠不數武希乾作割心療母疏頓首焚帝像前求以身代俟家人酣睡焚香然燭中庭持利刃先于

胸下一刀孔小手不得入復一刀乃入探心將割之忽大風陡作
排門門盡下驚視之門自若也復探心心不可得再四探之無非
腸耳遂割尺餘濯而就烹炊悶于地同居叔準夜起洩見殘燭于
庭几上小刃血滌然流地下驚曰安兒割股矣至庖見希乾昏臥
竈旁撫摩之少甦曰爲熟此進予母耳準視之則腸也驗其胸腸
猶垂焉驚而泣意必死矣掖之臥于牀乃代烹進之嫂給曰嫂久
病昨得野味少許可愈疾試嘗之嫂食盡而病霍然是日卽起準
視希乾形神無億喜曰猶可救也
垂腸尺許收寸餘三日復
糞從胸下以管出先是邑令祝君聞之使廣文朱某來驗果然乃
歎曰純乎天純乎鬼神非人事所能參毫末也乃旌其門曰真孝
明年希乾舉博士弟子員越二年以明經薦明亡卽棄舉子業奉
母入深山閉戶不出母死後十年而卒年七十一
外史氏曰事親之心真則可動天地感鬼神觀希乾之割腸而益

信有鬼神矣嗟乎事親患心不真耳真則未有不動天地感鬼神也

孫孝子列傳

孫阿堵蘭陵暨陽人世業農幼性孝旣長娶妻不慧母惡之阿堵
承母意卽不與妻合母病劇痛哭禱天求以身代母病少閒思食
鹿脯邑濱江素不產鹿徧求不得乃割股爲炙以進母食之遂愈
後母卒阿堵哀毀骨立號泣歲餘而死閔茂元字震湖浙西烏程
人幼有孝行年十六父患篤疾百治不痊茂元呼天求代徧禱浮
屠氏弗效庸醫曰若父之患非人肝莫治也茂元大喜乃淬刃以
出其肝寘之几上血滂然流悶絕什地家人無知者適鄰叟來問
疾見之驚歎方知其剖胸也旣而復甦因依庸醫方以肝雜藥進
父服之卽愈而茂元不數日創竟合如故孫學貫字吾一寧國太
平人幼隨父賈于梁溪父爲仇家所中陷獄學貫年才十三卽赴
訟直指得脫繼又被陷乃匍匐至京擊登聞鼓以聞

章皇帝下其奏于法司聽坐讐家父冤卒雪後父病篤學貫日夜號慟徧禱神祠歲餘病益劇醫者言不治卽入室自經求代父死家人覺而救甦然父病隨愈而學貫以服勞過吐血而卒年二十三妻浦氏痛夫絕食而死年十八

外史氏曰聖人以孝教天下而守身爲夫故臨深履薄守身之至卽孝親之至樂正子春下堂損足以爲忘孝范宣刃手改容以爲毀傷受全斯乃爲孝若夫割股刲肝投繯代死愚之至矣豈聖人中庸之道哉然庸夫孺子未漸詩書之教而能發其至誠出其天性知有親而不知有身雖不得孝之道而得孝之心矣三人者可謂孝之愚也哉

江孝子傳

江孝子宰字念坤建德人也幼失父兄寬方數歲母歐陽氏年才十八家貧惟勤女紅操織紝以餬口或憐之諷以他適且曰恐二孤填溝壑也母大怒痛詈之曰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況死生天也

天欲存我孤吾力足以養天不欲存我孤願母子俱死毋庸若饒舌也諷者大慚而退宰旣長無力讀書采薪山中力作以養母尤善事其兄一鄉皆稱孝友焉宰能勤苦數年業稍振兄弟俱娶妻生子歲乙酉左良玉從楚勒兵犯金陵敗于皖亂兵肆掠江以南而建德遭蹂躪特甚宰挾弓矢負母逃難山中兄寬爲游騎所踐幾斃宰于擾攘雜沓中負母行數十武置道旁命妻子侍之還負兄至母所復負母行數十武又還負兄如是者一日夜乃得達深處亂定奉母歸事之益謹母年八十邑侯以貞節旌宰謂其妻曰去日苦長來日苦短今老母年八十矣卽日夜孝養亦爲日無幾也妻汪亦能體夫志善事其姑母年九十四而卒宰哀毀骨立盡棄其產以葬三年喪哭無虛日邑侯聞其孝友以賓舉宰避去不就年七十有五而卒

外史氏曰余聞建邑江氏聚族而居者千有餘家書香代不乏人然念坤未嘗讀書山中樵人耳獨能孝母友兄嗚呼其亦世所希

有者歟

山東孝子列傳

東昌邱縣民王祚昌性孝父之典疾篤百藥不效乃泣禱于神剖腹割肝爲羹以進父食之卽愈祚昌亦無恙兗州城武縣諸生田澤有至性生母病故泣血三年形神俱毀父與遭亂被賊害澤號泣走千里尋屍歸葬事繼母杜至孝待二弟潤滋甚友愛滋早卒視遺孤若子教養成立人多稱之青州樂昌程所好性孝父早卒事母龐甚謹繼妻少怠卽出之母年百二十而卒所好年亦八十餘哀泣如孺子旣葬以哭母死德州韓育英兄弟六人事親至孝父卒育英年十五號泣不食欲死家人力勸乃解與諸弟同居五十年弟姪孫男婚嫁皆其一人母卒盡哀盡禮人謂得孝之正鄆城諸生刁鴻舉父文龍有隱德承歡膝下無少怠父卒哀毀備至廬墓三年白烏來巢人稱真孝云滕縣鹿鳴朋農人也有至性父每飯必侍左右父年八十一無疾而終母亦如之廬墓六載哭無

虛日冢上產玉芝高八尺見者感歎事兄甚恭每食必共其友愛如此濮州閻有爵早失二親及長哀慕不已廬墓獨處三年掘地忽得醴泉味如甘露冬夜豺狼結羣而來繞臥其下以護其寒其孝感如此

外史氏曰甚矣孝爲百善之先也凡今之人所云爲善者誦經修齋飯僧供佛而已嗟乎舍父母眞活佛而不恪事反從信夫虛無寂滅異端無倫之教而云爲善不亦愚哉

孫孝子耀生傳

孫孝子耀生鹽城人幼穎異讀書過目不忘弱冠美丰姿狀如佳麗女子明末邑人孫光烈厲豫司石磬先後起義海濱誓靖流氛耀生戎服以從值我兵南下遂逆戰大敗厲豫輩死之耀生變姓名遁道遇二暴客豔其貌尾之行耀生患之抵鎮陽詢前途荒僻絕爨煙者垂百里徘徊不敢前見旅舍旁一白髯老人倚門而立容貌萃然耀生知非庸人乃過而揖曰小子舅氏外甥也流落異

鄉數年矣今特來謁敢請老人熟視曰嗟乎吾望汝久矣汝今始歸來乎乃歎然攜手入隨命家僮局其戶抵祕室老人呼耀生跪堂下責之曰咄若何人斯吾與若素昧平生何得冒呼舅氏將欲詐若老子耶耀生頓首泣告之故且曰患強暴侵陵特以至親相假耳老人曰然則汝真吾外甥也且吾流寓于此舉目無親而又七十無子汝能父事我乎耀生曰諾老人即呼家僮埽榻以館命以郎君呼更數日乃治酒大會鄰里出耀生見之曰此犬子也曩寄育外家今來歸矣命徧拜長者于是耀生閉戶讀書三年大通經史一日老人呼耀生告曰汝齒已長當乘時取通顯以光吾門吾已爲汝治千金裝可北游太學力圖進身毋怠耀生以定省無人固辭不得乃行時我

朝已定中原而河洛羣惡少猶借前朝名號聚衆六安山中時出焚掠耀生經其境被執逼之入夥不從乃幽之巢中幾三載耀生乘羣惡少遠劫遂策其良馬馳歸而老人已死耀生大慟服三年

喪畢遂薙髮爲僧乃以緇衣歸故里父某早爲讐家所害耀生心痛之不敢言也乃佯與讐家交甚密使不疑陰令客以利啖讐家讐家說于利乃共出貲爲賈僞言販粟武昌揚帆竟入淮南湖夜泊中流客乘月與羣從豪飲畢即執讐家屬聲責曰汝知罪乎孫太公與汝何怨而汝害之吾奉其郎君命來取汝頭汝合死毋多言勒作書報家人託言販貨東粵歸期遙遙且不定書畢即殺之持其頭報耀生陳祭父冢飄然他往讐家子得書以父且遠客遲歸竟不問後聞耀生得善知識記前以佛法顯吳越閒名元志字碩揆云

外史氏曰有報人之志而不能堅忍者匹夫也假令耀生當日不能堅忍即倖然見面彼讐家非百足把持即飄然遠引烏能斷其頭以雪先人之忿哉乃陽與交而陰圖之卒授其首嗚呼可謂善復父讐者矣

張三愛列傳

張三愛字道原河南人也幼有至性事父母甚孝父暴卒呼號絕去者再既葬晝則歸事母夜則臥父壟者三年無日不痛哭也母病經年臥牀三愛延醫禱神無所不至不得效乃于夜半持利刃剖胸割肝雜卵湯中進母母啜之神氣頓爽不三日而痊三愛逾七日創亦合歙州有潘煥者父病篤醫者不治煥急欲割肝救父持斧自勞手輒不能握因縛斧于几倚身就剖裂創三寸許探肝割之雜糜中飲父病即愈煥創不三日而合後十餘年父歿廬墓側與猛獸狎冬月猛獸憐其寒每大雪輒來與煥同寢處或銜麋鹿進煥烹人以爲孝感云同邑又有尹氏四子孟夢炎年十四仲夢昌年十二叔夢呂年九歲季夢友年七歲皆能事二親如成人母病瘵將不起四子哀號累日夜孟與仲謀扶小刀各縛臂互爲割烹羹進母叔知之曰均母也有一不割是可忍耶惟季也少可不割季不可謂三兄曰必先我割我乃無號不然吾將號于父矣遂伸臂交割投糜中飲母病遂愈

外史氏曰此皆毀傷身體以救父母者也儒者所不道然原其心可不謂之孝歟

王孝子傳

王孝子名基嘉失其籍性孝年十四隨父采薪山中遇虎攫父去基嘉持樵刀奮前逐虎揪虎尾大叫以刀亂斫虎不舍乃從虎口中奪父出負之行少頃虎復來攫父基嘉復與虎奪虎怒舍其父即搏基嘉基嘉力不勝卒爲虎所傷父得保全而基嘉逾三日斃吳汝貞者孝子也亦失其籍字西溪世爲農夫與父耕山中母來餉遇虎于道曳之去汝貞持鋤奔逐虎虎負隅而踞其母汝貞以鋤擊虎頭虎怒躍起欲搏之汝貞倚古木而與虎鬪虎一搏不中反傷于鋤少怯向汝貞嘯汝貞叱曰汝害吾母吾誓不與汝俱生虎奮威再搏一躍而墮于澗汝貞乃負母行至于道虎又來汝貞置母復與虎鬪虎不敢搏踞而作咆哮聲汝貞曰汝毋作聲吾必與汝俱死言已虎復來搏汝貞奮力擊之鋤折持柄以提虎遂爲

虎所傷父與羣農鼓噪奔救虎懼遂逸去而汝貞創甚逾七日而卒

外史氏曰猛獸固不仁然亦有仁者焉若潘孝子所遇何其仁也耶至王與吳所遇則又暴之至豈非孝子有幸不幸哉

徐孝子傳

徐孝子失其名江寧郡庠生也七歲父為讐家殺孝子哀號動天欲報無由自是往往向隅泣年十五補博士員即往冶家鑄一匕首長尺許上鐫報讐二字日則藏衣襟中隨身以行夜則抱匕首擁衾而寢如是者七年生子又七年乃語其子曰吾方七歲汝祖即為讐家殺今抱恨二十年矣曩未得汝故未敢以身報父及得汝吾患汝不育死而無後益得罪于先人堅忍至今汝今亦七歲矣吾觀汝非不成立者吾將甘心讐家汝其自愛毋墮爾父讀書志可也且讐人已老脫吾不能生刃其首則吾終天恨矣言已即挾匕首往立殺讐人于室飲其頸血持其頭陳祭父冢畢乃自詣

獄曰某殺父讐請案吏受讐家賄欲抵孝子死于是闔郡諸生數百人環庭請吏曰子孫為父祖報讐擅殺行兇人者法當杖孝子無抵死例吏不聽孝子竟瘐死于獄

外史氏曰唐徐元慶殺父讐詣吏議誅元慶而表其閭禮官柳宗元駁之得以免後世矧其議遵以為法何貪吏竟欲孝子抵死而致瘐命于獄耶嗚呼安得請尚方劍誅此貪吏以快孝子九原之心哉

孝句傳

孝句者不知何許人也亦不知其姓名順治間常棹一破舢舨奉老母于內往來江陰無錫聞乞食乞必長揖款請樂與則鞠躬受之有吝色則疾去再喚與之亦弗顧所乞之處歲不再至每日暮泊水滸必潔除艙舩設卮酒豆羹于母前跪而進之呼母為太太太太者仕宦家封母之尊稱也告之曰太太強飲一卮強食一肉兒當高歌以侑乃搖首鼓掌謳吳歎于膝下母歡然為盡飲甚酣

以是爲常母鶴髮縑縷然補苴精潔無穢容與人言多開元天寶遺事亦無俚詞識者曰此故明顯宦也不知何以爲句後母死遂不知所之

外史氏曰明通紀載靖難之後有磨鏡補鍋之徒相值必握手大哭蓋忠義而隱于賤役者也句豈其流亞歟觀其承歡膝下孝乎親而忘乎爲句賢于富貴遠矣母終飄然不知所往嗚呼其必忠義而隱于句者也

張孝子傳

張孝子名惟孝丹徒人幼性孝五六歲事二親如成人父母一有疾卽徹夜徬徨不寐家人憐其幼慰之曰郎君曷不早自寢依依于此徒爲取苦者何耶惟孝曰吾親有疾方輒轉牀第不能安枕吾何心晏臥耶竟不寢家人皆歎服父踐公盟前朝明經也國亡卽棄舉子業閉戶不出人每言及烈皇帝盟卽淚涔涔不止或獨處一室追念先朝往往向隅涕泣以爲世受亡國恩不忍一日忘

耳實無他志也已亥鄭成功入寇鎮江舉城降寇退讐家以盟心不忘明指爲通賊緹騎至收其家盟謀匿惟孝他姓惟孝聞之大呼曰父亡與亡焉敢獨生堅持不可遂俱就繫及庭質當事箠楚盟惟孝匍匐至前捧父足呼天長號願以身代當事叱曰汝孩提之童烏足代父時惟孝才九齡也因并楚惟孝惟孝泣告曰望公暫霽得白一言而斃彼鄭氏假前朝名號入中國擄掠子女玉帛耳未嘗實心爲明恢復尺寸土有興滅繼絕之志卽某三尺童子早已知其爲僞況某父讀書明理識順逆者而敢與之通耶奈何憑讐家一言而卽置人于族某父子卽死不服也言辭激烈當事大驚曰此神童也父因得釋逾年盟有金人之夢忽呼惟孝告曰吾欲逝矣我死汝必爲僧毋得逗遛塵俗不瞑吾目卽不孝乃示以詩曰枉著儒衣五十秋不忠不孝死含羞目前多少酸心事歸去來兮一筆鉤遂死惟孝躡踊號慟欲與父俱死母謝泣慰之曰若欲死父其如老母弱弟何乃不死旣葬堅臥壟頭不肯歸泣曰

吾實不忍舍父去家人掖之行惟孝大慟欲躍水死母不得已爲
結廬壘上并延師課之每食必先持祭父壘涕泣再拜然後食暮
則掩卷匝父壘行更餘方入臥三年喪畢歸不肯就舍謂母曰先
人命兒爲僧言猶在耳豈敢忘心乃棲止舍旁僧室惟旦暮入定
省而已久之堅欲薙髮其母呼告曰汝欲從父命歸心空王固孝
也而弟幼母老獨不念乎乃止年十七其弟旣長乃別母游學四
方以詩學顯于大江南北

路孝子傳

外史氏曰往年客寓京江江父老爲予言己亥之難闔郡株死
者數百家張氏以九歲子力爭故得脫嗟乎惟孝三尺童子耳卽
有父亡與亡之志大聲疾呼求免其父卒脫于難當其時氣奪風
雷撼山岳矣能不感動王公大人哉

戶長號以母不得睹其貴顯也旣而成進士思之彌切棄官徧走
天下求之不得往往號泣于道聞者欲淚過楚南有奸人得其狀
挾老嫗來曰此汝母也孝子大喜傾囊贖之歸事之惟謹朝温夕
清小心翼翼惟恐母或不歡也老嫗自知非路氏母故驕之稍不
稱意輒批孝子頰孝子叩頭流血以請罪乃已孝子或他出嫗卽
痛哭罵詈曰吾豈汝家母耶吾爲奸人所誘耳吾自有夫與子豈
肯舍眞骨肉而爲贖母子耶孝子事益謹而嫗終不能安其室他
日嫗所生子來求嫗計歲長孝子三稔具言其母被誘狀且言父
尚存孝子不信持嫗痛哭不肯舍嫗欲求死孝子乃大慟而送之
去

外史氏曰孝子豈不知母之假耶求真母而不得卽假母而事之
聊以慰其熱中耳不然終天之恨何以少解乎孝子果不知母之
假者哉

鄒孝子傳

鄒孝子本成字聖儀丹陽人性孝數歲卽能承二親歡其父酒人也日耽于酒不治生產家數千金悉盡于酒遂貧長子某稱貸服賈以供其飲父不知也日以醉爲生涯不醉若荒其業然旣而長子歿止遺瘠田七畝本成方昏妻束能成夫志恪事其舅姑勤織紝以佐之本成則力耕桑畜雞豚捕魚蝦以養二親每旦日棗盛必潔蔬葵必精午必細膾糜肉調飪適宜夕必溫釀薦殺以勸父飲每飲必醉醉必歌本成婉容侍側執壺觴待父醉而歌歌而闕奉匱沃盥扶就榻然後退及母卒父鰥居愈加詳謹夜必覆衾下幃旣寢必倚屏伺聽聞父鼾聲始退雞鳴而起卽侍榻前問父夜來安否始出每遇時鮮佳品物出必多方購進之以應令節非納賦備膳不入城市非耕穫樵采不離左右甘旨奉養凡三十餘年未嘗或懈父八十而歿本成哀毀骨立葬祭成禮至老有孺慕之思焉

外史氏曰事父母者曾氏而後寥寥矣讀書明理者稽之史冊指

不多屈也乃本成映畝一農夫耳曲意承歡終身如一可以繼曾氏矣

魏叔子傳

魏叔子禧字冰叔江西寧都人性耿介事父母孝處兄弟友與人交以信博學通文章以氣節自尚能立然諸家雖貧喜濟人困乏國亡棄學業與兄善伯弟和公結廬金精山中曰易堂講習經濟之學著左氏經世書十卷四方來游于門者以百數多高尚士而梁份爲最賢叔子所爲文博大高渾原樸崇實不事浮華立言必求爲天下儀表善爲長短論說以動人尤喜爲忠孝傳贊以激厲學者中年爲文益高而境遇益苦嘗游廣陵吳會閒賣文爲活所餘輒以贈友朋窮乏者康熙戊午吳逆犯江右善伯冀撫之以安一方游說賊中竟遇害于世傑痛父號泣以死叔子日哭其兄三年不輟遂成疾會以博學鴻儒徵有司迫就道固辭不赴及敦迫數數叔子遂遁而北游然病益深竟卒于眞州道中年五十有

八無子妻謝聞計絕食十四日而卒
外史氏曰叔子高尚士也與妻謝偕隱山中徵辟不就甘老貧賤
有古君子風焉追叔子以悲兄死謝亦不食而殉嗚呼遠駕于梁
鴻孟光矣

徐氏雙孝子傳

徐氏雙孝子者仲景生名晟季顯卿名昂二同懷也常熟人生有
至性事二親能盡道父處士含甫長厚素著有山水癖每攜屐往
游動彌旬日暮年病足不便登眺二子輒呼舟輿佐之歡愜其心
然必敬謹隨行欣欣扶掖居恆在家二子謀以短榻爲輿躬舁出
入依依順從常恐或違父或怒則長跪膝前叩頭流血期父色豫
而後安最後更患目眚二子侍奉益謹飲食起居不敢一刻離日
惟憂感夜祇顙天百計禳解延年七十五而卒孝哉二子苦已萬
倍母蔣氏享年五十九先父卒者十五歲緣病疽時長子東旭尚
在與二子共侍湯藥晝夜不懈嘗數日不飲食及母卒躡踊哀號

幾不欲生又懼重傷父心強進飭粥長東旭亦孝友人也其兄弟
之相愛逾于尋常雍容揖遜絕無爾我年四十項患贅疣疾致不
起哀哉早卒矣二子敬嫂之節矜姪之孤贍養周至有姊適于金
少寡守節二子爭饋膳以成其志撫其甥至成立更慷慨性成樂
善好施三黨朋友之困乏者皆相勉賙濟未嘗因力不足而或卻
之也其爲人如此

外史氏曰末世爲人子者多不能盡道至以酒食饌者亦寥寥焉
徐氏二子俱能色養其親以天年終噫可謂知事親之道者矣

數十條一時學者俱奉爲法則故人皆稱爲人模樣先生云
外史氏曰先生一雞一豆猶顏子之一簞一瓢也樂飢課子不以
貧累及子貴而志不少易非得道之深者烏能至此哉

弘毅先生傳

弘毅先生熊祚延字祈公湖廣孝感人幼莊重沈默性孝事父母
能盡道弱冠補博士弟子員讀書不事章句耑求聖賢精蘊嘗曰
孔門顏子早卒惟曾子獨傳聖道乃集曾氏生平言行爲一編曰
希曾錄朝夕揣摩一步一趨必以曾子爲宗于是四方學者歸之
甚衆又嘗曰二氏妄謬百家支離病在不弘不毅耳能弘毅則步
趨自正因作弘毅解以示學者故學者稱爲弘毅先生云先生深
通天官地理兵農禮樂之書每究心當世務默坐澄觀籌度不爽
毫末崇禎甲戌流賊四起楚北震動先生避地白雲山中父老奔
告曰公邦人領袖信義宿著若舉義旗率鄉衆戮力保障以待官
軍桑梓可無患也先生慨然出布部伍申約束旬日閒軍事大備

賊聞遁去相戒勿犯數年鄉人得安堵如平時無何爲里左豪惡
所忌句賊大至先生卽率衆與戰會大風霾晝晦士卒相失先生
僅從十餘騎遇賊大隊于水田馬陷被執因仰天歎曰子老縫掖
本不知兵且平昔服膺曾氏教臨深履薄惟患隕越不幸遭亂世
竟落賊手有乖全歸義誠無面目見先賢地下矣然成仁取義孔
孟訓也夫復何言乃大罵賊不輟遂遇害

外史氏曰先生學宗曾子曾子守身者也然曾子子思易地皆然
夫當亂世深遁山谷視蒼生塗炭而勿顧者此楊子守身之道非
曾子守身之道也先生慷慨爲桑梓禦賊而死得曾子守身之正
矣號曰弘毅不亦宜乎

寶筠峰傳

筠峰先生寶如珠字帝珍河南柘城人幼以聖賢之道自任舉止
端方取子不苟弱冠補博士弟子員每試輒冠軍食餼學校卽推
爲理學宗主母早卒事繼母李孝母病背疽晝夜不交睫願天求

代飲食不入口者累日病間方復鄉黨皆稱之不聞其繼母言撫異母弟甚友愛妻姚有淑德奉姑能盡道夫婦相敬如賓先生處桑梓與人言訥訥然如不能出口者及講學論道闡程朱微言抉性命奧旨精粗本末悉無遺義教授弟子必先內使主敬存誠外使敦禮守義以孝弟為根本以廉恥為大節一時學者翕然宗之皆稱為筠峰先生去明末闖逆之亂百姓流亡人相殘食先生收其族眾保其鄉里投產給衣俾無溝壑離散之患且教之孝悌忠信之行雖當搶攘時而人心不至淪喪者先生力也早年歿時論惜之

外史氏曰末世講學者輒曰孝悌為本究其躬行實踐則二字未能少盡毫末所以不仁不知無禮無義之事公行而無愧也若筠峰先生斯無負講學者矣哉

顧庸菴傳

顧庸菴樞字所止無錫人端文長孫也幼端方步趨不苟有乃祖

風父家訓最嚴延師若馬君常吳霞舟錢疑菴皆道學君子也授尚書以書經名家既而從高忠憲講求性命之學慨然以道自任舉天啟辛酉鄉試赴春官三中副車鼎革後絕意榮名隱居不出足跡未嘗入城市閉戶讀書淹博十三經通周易曰易格物致知之學也作易稿折衷諸家大都主理不主數嘗言程朱于易至矣近世論易諸書吾所不解吾祖深于易者獨無所著述僅仍舊辭略為去取而已後生小子可妄肆穿鑿乎其學以性善為宗以去欲為本嘗論明儒獨服膺薛文清胡敬齋二人謂白沙陽明未免一綫之差又曰忠憲主格物二字繭絲牛毛滴水不漏吾祖主無欲二字直造虛靈立登堂奧並直接宋儒者也著說心錄明盛編集端文語要高子語錄諸篇藏于家

蔡雲怡先生傳

外史氏曰先生隱居涇皋者數十年操觚著述發明聖學終其身不出戶庭較之盜虛聲而懷利達者不啻天淵矣

雲怡先生蔡懋德字維立雲怡其號也崑山人幼穎異五歲讀大學在明明德句問其師曰何謂明明德師爲解之遂慨然曰原來讀書要學聖賢非爲功名富貴也師奇之萬曆己未成進士授杭州司理著治行內升禮部主事時魏璫煽禍建祠京師尙書率諸曹往賀獨先生與同官翁鴻業託疾不行三殿成進廷臣級先生辭不受告歸養母崇禎立起官入京升江西督學知陽明之學駁乃拔本塞源揭其長以示學者親詣白鹿洞講孝經尋備兵嘉湖平大盜旣而丁內艱服闋補井陘道隨調寧前時流氛甚熾乃訓士修城識應時盛于行伍拔爲副將疆圉稍安而河南山東又俱被兵遂轉濟南道晉按察使升河南布政使至俱以廉能著入覲陳言中旨命巡撫山西抵任榜于門曰願聞己過求達民情延宿儒傅山輩講忠孝大義以勵軍民立干城社招集謀勇壬午九月邊警戒嚴卽率兵赴援奉命防守龍固扼隘匹馬不敢入境未幾流賊陷河南破三秦掠榆林三晉震動乃屬巡按御史汪宗友守

太原獨提勁兵三千疾走拒戰于河上大敗賊于大慶再敗賊于風陵又敗賊于吉鄉軍聲大振無何太原告急宗友飛書促歸衛晉藩乃引千人馳入太原甫至而宗友出走賊從平陽渡河遣僞使誘先生降卽斬使竿其首示衆而以必死封疆自誓賊怒率衆五十萬圍城先生令壯士發礮殲賊無算賊益怒攻益力先生授計時盛乘黑出銳兵千人橫擊之賊大亂伏兵四出賊大敗退三十里翌日復集攻城先生率師盡力擊之殲賊數萬人賊不退攻益力城中火藥盡先生知事不可爲乃草遺疏投贊畫知縣賈士璋而城陷復督麾下士巷戰不勝或勸先生突圍奔先生叱曰吾封疆大臣當死封疆又何往乃入三立祠自經而死從死者中軍副總兵官應時盛及家將數十餘人

外史氏曰明末縉紳先生講學者衆矣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之言反覆申明論之鑿鑿及流賊之亂甫至境而開門納降頌賊超堯舜而過禹湯者又比比嗚呼若先生者斯無愧講學矣

芮巖尹傳

芮巖尹成號長恤巖尹字也栗陽人生而穎異不羣弱冠淹博諸子百家作制藝日就十餘篇洋洋纒纒意味深長學者多方之陳大士云同時馬章民世俊吳見末穎皆以才名自負遇成獨折節下之自以爲不及也世俊伯兄萬長暨唐五敘錢偉仲輩稱一時名士皆樂與之游時號灑江十三子諸人舉孝廉明經者五成進士者四獨成困數奇乃棄制科潛心理學深悔從前舉業之非曰學者自有富貴大路安用科第爲然欲得程朱真傳者須取太極圖西銘易傳敘春秋傳序四篇精研討究豁然無疑然後可以上問濂洛關閩之學又言洛之源出于濂張子于程尊屬也而講易輒服則關又與濂洛合明道之誠敬存仁伊川之主敬主一皆實功也朱子之學主格物而歸敬義動靜交養誠明互進爲教有條有序爲說易知易行則聞學乃集諸儒之大成也昌黎爲一代儒宗其學雜駁故不見滿二程若學者求爲韓子而不求爲朱子未

可與言道也成生平端方一言一動必軌于道故學者多宗師之手著綱目存遺等書行于世

外史氏曰學者不知濂洛關閩之合是求水不窮源矣求水不窮源毋惑乎流于陽儒陰釋之學爲天下害也若巖尹先生者可謂得其源矣

龔佩潛先生傳

佩潛先生龔廷祥字伯興佩潛學者尊稱之號也無錫人家貧研耕以奉二親父歿居喪哭盡哀祭盡誠自是事母益謹每與人談及母氏缺甘旨卽泫泫淚下游馬君常門講堯舜之道能發明性善之旨君常甚器重之崇禎癸未成進士受知房師劉理順未選而國變兩公殉難京師先生聞之設位而哭至失聲福王建國江南授中書謂所親曰吾半生食貧今又冷署不能具甘肥輕煖以奉老母奈何或引古人以孝養不以祿養爲解先生感然曰惡是何言哉是言也父母以之教子則可人子以之自解則不可矣聞

者悚然已而我師渡江南國君臣俱遁百姓迎降先生仰天長號
曰嗟乎天哉事不可為矣吾其不死則負劉馬兩先生夙昔之知
矣乃作書貽子令孝養祖母具衣冠拜別文廟登武定橋大呼劉
馬兩先生曰吾得從游于地下矣遂躍入秦淮河死年四十有八
外史氏曰道學者何忠孝節義也人惟真忠孝真節義斯稱真道
學觀之龔先生于君親師皆能各致其極非真道學烏能至此哉
吳霞舟先生傳

霞舟先生吳鍾巒字巒穉號霞舟武進人始讀陽明傳習錄說之
繼讀佛老家言又說之及受業顧涇陽從高景逸游聞其講論乃
大悟向來所說之非盡棄其學而一軌于正一時名流若孫淇澳
張二無繆西谿馬君常皆相得甚歡而先外祖仲達公則從之學
讀書水竹居中及仲達公公車北上先生賦水竹居詩送之其辭
曰有水有水亦云其清不因撓濁不隨決行靜則照物動則資生
之子之遠爾心是旌有竹有竹亦云其菁干霄玉幹夏風金聲中

以虛貴節以堅名之子之遠爾德是成有居有居亦云其珍寵辱
不入毀譽不聞澹焉虛止超然寡倫之子之遠勗哉維寅其相期
如此後仲達公果以節著又十餘年以明經入都黃石齋一見喜
曰吾雅慕仲達恨不得見今見先生如見仲達矣由光州學博連
捷進士令長興有異政惡巡撫崔璘中以他事罷歸崇禎辛巳詔
湔除起補紹興照磨移桂林推官甲申國變痛絕復甦曰馬素修
必死已而報至果然冬擢禮部主事乙酉行至南雄聞江南已潰
乃轉徙閩浙入昌國衛城破積薪室中全家自焚而死年七十有
五

外史氏曰先生幼為顧端文高忠憲兩公引重故其所學淳如也
國亡舉室自焚理學氣節得兩全美

鄒經畬傳

鄒經畬名期楨字公寧無錫人性至孝力學為文高古時人莫識
年三十始補郡諸生屢試不第惟刻意制義偶于羣書中得辭文

清萃言讀竟慨然曰讀書自有向上路沾沾章句無益也盡棄舉子業從顧涇陽高景逸兩先生學乃于先儒操存法力參之最後獨心契高公遂得其傳嘗曰聖賢下語如化工育物一字不虛故其議論最解人頤自是弟子日益進問難者屢滿戶外斗室不能容乃他徙又不能容則就文昌閣以居負笈自遠方來者三百餘人歲率以爲常著學約三章以繩束諸生負桀驚狹邪性者皆避去春秋二榜必有其門人壇坫之盛前此未有爲人端嚴方正纖毫不苟學者多望而畏之御史祁彪佳按吳中三造其廬皆不見題其門曰理學真儒屢舉賢良不出安貧樂道以終其身壬午年七十六而卒

外史氏曰東林自忠憲被禍之後講學者皆畏懼不敢復登壇坫矣獨先生挺然日擁皋比列弟子以講學終其身偉矣哉

陸瓊臺先生傳

陸瓊臺先生子邑人也忘其名天資高邁讀書寓目終身記憶年

十五爲邑博士弟子員性端嚴一步一趨未嘗或亂屢試不售刻意舉業他書不閱也偶于友人齋頭得朱子近思錄一卷覽之大說曰讀書原爲希聖賢也彼科第何足爲哉乃徧求理學諸書讀之乃大悟年二十二深通周易過梁溪會講東林顧涇陽先生聞其議論大說曰子今世大儒也幸自愛遂訂交時涇陽年方少二人相砥礪才道筆札往還商學問無虛日年未三十門下弟子已八百人自廣陵渡江負笈相從者接踵遂擁皋比講易學璫禍起東南壇坫俱罷獨先生與梁溪鄒經畚擁弟子不輟或勸之曰今海內洶洶以講學爲禍患先生獨不惜身家性命乎先生曰噫是何言哉講學明禮義扶正氣今奸邪滿天下若不急爲維持是益其頹波正氣何時得復耶一息尚存不容少懈吾惟安義命而已終不輟卒年七十餘

外史氏曰先生吾邑理學之宗也惜余生也晚不得親先生之教然讀其遺書猶得私淑先生也

湯潛菴先生傳

潛菴湯先生名斌字荆峴潛菴晚年自號也順治己丑進士以翰林學士出撫江南所行諸政皆與世道人心相維繫下車卽臨東林書院講尚書全旨所重一欽主敬二字信爲千古道學之要自帝王師相下至庶人學以修身卽當以誠敬爲本敬之爲義大矣如今日一堂上下卑以承尊幼以從長莫不以敬爲先出則事君入則事親亦莫不原于主敬也旋下令郡邑修書院延名儒主講人心爲之一正吳俗好鬼奉五通邪神惟謹多傾財事之破家罔惜每至春秋通國男婦若狂俱集上方山淫祠焚禱日費數千金先生惡其耗財敗俗卽毀其祠焚其像檄行郡邑亦如之吳俗爲之一變乃去貪吏除強暴禁刁訟嚴鬪很革火耗汰苛派積年弊政一旦清釐期年民風大變浸浸乎三代矣內升宮詹吳民攀轅臥轍畱者數十萬壅道不得行凡七日夜乃汎小舟竊出沿途百姓聞之復遮送而至山東境者又不下數萬人抵任頗多建白轉

工部尚書以疾卒于京邸

外史氏曰有真道學然後有真事功先生撫吳興利除害不期年而風俗一新我

朝第一大儒也惜乎天不假其年而使之當國以佐

聖主至隆之治爲恨耳

雷艾陵傳

雷艾陵士俊字伯顓江都人其先世居陝西涇陽父起鯉治鹽莢揚州因家焉士俊弱冠補揚州郡庠生江右衷孝廉晦若以古文名公車過江都士俊喜從之游起鯉進而教之曰學庸語孟乃聖賢傳心之旨也辭約理深不知力索而徒事文藻何益于身心性命哉于是士俊盡棄其學取大全性理諸書窮年探討遂得程朱之蘊卽著讀大學孟子二篇德說敬說又著性論顏淵論動靜如船之在水論其言皆合于濂洛關閩而謂欲亦原于天舍欲不能獨爲理天有理有氣人得其理以成性得其氣以成形有形而有

欲性卽天之理而欲者天之氣也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使無飲食男女之欲則無所爲邪又安有所謂正而理亦無從附以見又何殊于釋氏絕色聲香味而歸于虛無寂滅之道哉士俊性嚴毅慎交游前輩如袁繼咸臨侯施閏章愚山王士禎阮亭始得相通問明亡卽棄廩祿築室艾陵湖上閉戶著書學者因稱艾陵先生云卒年五十有八

張寧海傳

張寧海濟字爾弼又名一儕泰州人幼篤學父杓又課之嚴常誡之曰汝專心致志能墮甑不顧則業進矣于是益勇于學博通經史及浮屠老子之書性倜儻有氣節非其義一介不取啟禎閒爲

郡諸生有聲江淮閒時東林高攀龍罹璫禍濟悲憤爲詩弔之楊廷樞張溥諸公招濟入社深相契合國變後卽焚棄儒服幅巾芒鞋遁跡海濱足未嘗入城市初濟與同里張幼學陸舜齊名一時有三傑之目及舜幼學先後得官濟未嘗通一函或詰之濟曰旣以出處異局自當爾爲爾我爲我矣故終身畎畝不與時輩交遇歲凶與妻子采薇雜麩麥爲糜食貧不厭門人或給之輒謝不受獨好講學四方有造其廬者多虛往實歸然不標宗旨獨教人明六經曰窮達命也然書不可一日不讀學不可一日不講書不讀則心胸塞學不講則心術壞其教人如此卒年七十七

陳太始傳

陳太始名鏗湖州德清人博學通詩古文辭善書法舉諸生從呂

晚村講程朱學有所得性耿介疾惡甚嚴朋友稍不合義卽大聲疾呼辯論之泰州張符驤作張士誠傳尊以列國體縱作書辯之其略曰足下所作張士誠傳鄙意竊有所未安元季張士誠初竊州縣繼降于元授太尉復叛之乃元之亂賊也而足下傳士誠儼與明太祖爲列國若往時劉項例此固已非其倫矣而傳中稱我師者五我軍者三侵我陷我謀我者共十有二一則曰我地再則曰爲我故地夫我者對彼之稱我士誠則彼爲何人我並爲何人或當日士誠臣子執筆稱我可也安得于三百年後而我之乎吾黨生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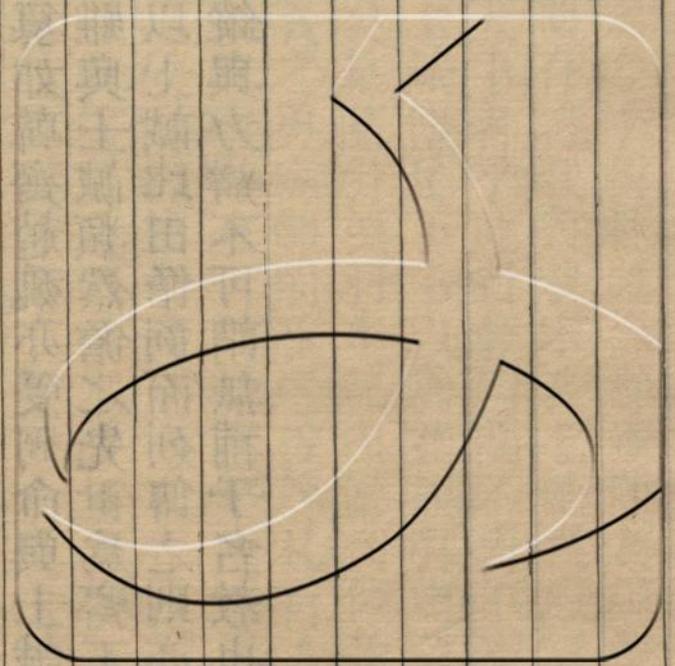
盛世卽明代已不得而我之況士誠乎卽與士誠同鄉亦不得而我之卽爲士誠子孫亦不得而我之也于是符驤引魯宋七國例以辯之縱復書曰猥議尊刻張士誠傳足下引據史例以啟蓬心幸甚幸甚然竊謂足下論史未免不揆于義膠柱而鼓瑟也史遷于秦漢之際並驅中原者或作本紀或作世家或作列傳以項羽

實亡暴秦且漢高曾受羽分地爲近古未有而作本紀以陳涉首事而作世家田儋但作列傳而已而項羽本紀未嘗我項羽陳涉世家未嘗我陳涉田儋列傳未嘗我田儋項王本紀則並稱項王漢王田儋列傳始亦稱漢王于旣滅項羽之後方稱高帝蓋以天下未定于一雖漢高亦未得爲主足下爲士誠立傳乃于明祖未混一天下時遽稱太祖與項羽本紀等例不合而馬遷以漢室史官作項羽本紀始稱沛公繼稱漢王足下則以隔代之人于士誠未滅之先遽稱太祖何歟夫旣稱太祖似已明正一王之統而又躋士誠與一王爲列國而我之則稱名之雜而無倫亦已甚矣且士誠雖非朱氏叛臣實爲元之叛賊以元之叛賊而與創業之英主儼爲列國若劉項例名爲列傳實則本紀而又紛紛焉從而我之內士誠而外明祖不亦異乎足下引魯宋七國世家偶見之我遂謂從來爲一國之傳則我之作史之體皆然殊不知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馬遷仍舊史而節錄之閒存我字然其改稱

國名者固多若項羽本紀陳涉世家田儋列傳初未嘗以爲主而我之今足下傳士誠何不比例于田儋而必比例于魯宋諸國者何耶當元之季韓林兒徐壽輝陳友諒輩皆僭號足下儻爲立傳執史遷間存之我魯我宋我七國者以爲定例而一一我之有不爲笑于天下者乎此名教所關不得不辯也符驥猶辯縱復書曰所論張士誠傳足下不以爲然援引史遷魯宋世家等例自謂奉教君子矣某隨引項羽本紀田儋列傳等例以破似是之非私擬足下服義之勇應卽削改近接尊札有夫不然者則魯宋世傳之國竟可與草竊者流同日而語矣頃某所作尊集依歸草敘因見越游圖記故爾捉筆今閱是傳有害名教方自悔作敘之誤祈爲削去亦自以爲有過不敢不改耳今蒙旣許削去矣切勿陽諾而陰用之何則某寧得罪于足下不敢得罪于名教也如憚于改正請從此辭且足下所刻艾千子集皆任意改易原文則某所謂是非不苟者益屬荒謬矣符驥得書不報縱遂與絕交

外史氏曰士誠乘元綱不振竊起據州邑遂自稱王及勢窮感復降授太尉已又叛去符驥晉爲列國而我之夫魯宋列國皆受封天王雖篡如韓齊趙魏亦受周命與士誠類乎至于秦亡田儋據州邑跡雖與士誠類然儋之先世爲齊王儋奮起復先人故地也縱謂其以士誠比田儋例而列傳之則亦過矣甚矣立言之難極矣雖然縱與力辯不可謂無補于名教也故爲之傳

留溪外傳卷四



留溪外傳卷五

隱逸部上

茅屋老人傳

茅屋老人胡長庚字星卿江寧人東川侯海之後也海從明太祖起兵以功拜侯子觀尙南康長公主賜第京師成祖舉兵靖難下南都建文遜去觀不肯降仰藥死因失侯降世襲指揮使長庚幼有大志不屑就世職崇禎朝以陰讓其弟己則事帖括爲名諸生明亡長庚盡棄家財結廬南康公主墓旁白衣冠終身不入城市當事慕其高造廬屢請見皆避去不屑就也晚年自號茅屋老人貧無寸土善堪輿取資以自給而已有子數人皆能承父志以高自尙不肯率就于時老人卒年七十餘門人私諡曰貞讓同里常延齡者字蒼谷開平王之裔懷遠侯之孫世爵也少孤事母至孝性廉介不苟取與明亡卽棄職奉母遁居上元之塾湖山中耕鑿自食足跡未嘗一入市當事累招之不出卒以麻衣葛巾終老云

外史氏曰星卿蒼谷皆先朝勳舊之裔國亡志不入城老死邱壑
眞義士哉嗚呼有明之亡也大官大祿屈膝叩頭以降者衆矣乃
兩先生竟操志如此可謂雄矣

靈巖山人傳

靈巖山人徐枋字昭法號侯齋吳縣人前朝崇禎年孝廉也父汧
字九一號勿菴戊辰進士歷官少詹清望素著明亡卽投震澤中
死枋痛父絕粒者七日家人力勸得不死于是終身不雜髮白衣
冠隱居靈巖山中足跡不出者五十餘年而死枋博學通詩古文
辭工書法善畫閉戶獨處一切時人皆屏絕不與見惟緇衣黃冠
或得通每遇莊烈忌及父死之日必痛哭三晝夜方休當事屢造
廬就教非閉戶不納卽踰垣避去魄遺雖窮餓甚不受也撫軍湯
潛菴斌知其賢兩詣山中皆不得見乃嗟歎而反其子不肖所行
大不道枋卽閉置一室絕其食死姑蘇人慕其書畫文章厚遺求
之枋揮去勿顧以是人多怨望造蜚語播揚冀損其名然其清風

高節終不可得而未減也卒年七十餘

外史氏曰甚矣吳人之浮薄也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
之謂也三吳得著名于天下豈直以蘇華富庶哉良以代有賢人
君子爲山川發越精神耳乃一昭法高臥山中五十餘年維持名
教爲吳人光多矣何乃挾一己私造無影辭毀之非之必欲使其
不齒于人而後快此何心哉豈其必欲舉吳門皆倡優賤隸而始
榮耶雖然吳門賢士大夫固未嘗不嘖嘖昭法也

八大山人傳

八大山人明靈藩宗室號人屋人屋者廣廈萬間之意也性孤介
穎異絕倫八歲卽能詩善書法工篆刻尤精繪事嘗寫菡萏一枝
半開池中敗葉離披橫斜水面生意勃然張堂中如清風徐來香
氣滿室又畫龍丈幅閒蜿蜒升降欲飛欲動若使葉公見之亦必
大叫驚走也善談諧喜議論娓娓不倦嘗傾倒四座父某亦工書
畫名噪江右然啞啞不能言甲申國亡父隨卒人屋承父志亦啞

啞左右承事者皆語以目合則頷之否則搖頭對賓客寒暄以手
聽人言古今事心會處則啞然笑如是十餘年遂棄家爲僧自號
曰雪个未幾病顛初則伏地嗚咽已而仰天大笑笑已忽踉跄踊
躍叫號痛哭或鼓腹高歌或濕舞于市一日之間顛態百出市人
惡其擾醉之酒則顛止歲餘病間更號曰个山既而自摩其頂曰
吾爲僧矣何不可以驢名遂更號曰个山驢數年妻子俱死或謂
之曰斬先人祀非所以爲人後也子無畏乎个山驢遂慨然蓄髮
謀妻子號八大山人其言曰八大者四方四隅皆我爲大而無大
于我也山人既嗜酒無他好人愛其筆墨多置酒招之預設墨汁
數升紙如千幅于座右醉後見之則欣然潑墨廣幅間或灑以敝
帚塗以敗冠盈紙骯髒不可以目然後捉筆渲染或成山林或成
邱壑花鳥竹石無不入妙如愛書則懷管搦管狂叫大呼洋洋灑
灑數十幅立就醒時欲求其片紙隻字不可得雖陳黃金百鎰于
前勿顧也其顛如此

外史氏曰山人果顛也乎哉何其筆墨雄豪也余嘗閱山人詩畫
大有唐宋人氣魄至于書法則胎骨于晉魏矣問其鄉人皆曰得
之醉後嗚呼其醉可及也其顛不可及也

高士列傳

張大育名印頂江陰人也幼明辨博學工詩善鼓琴又工擊劍然
不挾劍每酒酣興發持雙葦或柳枝狂舞中庭如梨花亂落紫電
交馳令人目眩天性忠義甲申傳聞李賊弑帝一痛卽成顛疾常
號泣狂走于市或裸體悲歌于道人多惡之乃移家定山雲停里
自署其門曰山定人隨定雲停我亦停每雞鳴而起詣山谷痛哭
大呼崇禎皇帝者再日出乃反如是二十餘年卒里人皆呼曰張
顛同邑有陳景者字樂山號顛夫性豪俠倜儻不羈崇禎末中原
流寇猖獗顛夫憤之盡變家產渡江募壯士五百人起義與河南
巡按朱明合軍大破賊于柳園生擒賊首八斗糟斬之旣而朱明
讒去援師不繼且食盡遂散壯士歸乃漆八斗糟頭顛爲酒器大

會親朋酒至客前必令大罵逆賊者三然後盡豪飲七晝夜而遁
不知所往鄒元檄者字文江無錫人也明季顧高諸君子倡學東
林鄒氏悉從之游而元檄垂髫卽得家學然性慷慨以義俠自尚
每見不平則拔刀相助父老怪其偏常誠以中庸之道未能也崇
禎中以己卯恩貢公車至都卽抗疏論宰輔奪情起服雖未見內
然時論趨之甲申聞京師之變卽棄室而逃初不知去向後三十
年人見其在東甌冷溪結茅五雲峰下從之隱者若而人皆縛草
爲廬插竹爲戶元檄日與諸隱者狂吟酣飲不問身世雖釜甑生
塵而歌詠不輟久之有富兒突構瓦屋數楹于左乃大怒謂其徒
曰吾輩可與此等俗人居者耶遂相與挈妻子入深山不知所終
外史氏曰甚哉君恩不可負也張陳鄒皆布衣士耳一則大慟成
顛一則毀家起義一則棄室遠遁豈因爵祿動其心哉良由踐土
之德不敢忘耳嗚呼世之膺一命者視三布衣其勉旃

文高士傳

文高士名可紀字太美號劬思江西豐城人也幼端方言行不苟
旣長博學能文弱冠補邑弟子員學使者閱其文大加稱賞曰子
非池中物也不日當飛去矣會秋試果舉鄉薦數赴春官俱中副
車乃就選得浙江天台令一琴一鶴蕭然之任朞月四境大治民
皆頌之越明年國亡卽挂冠歸閉戶不出惟日以琴書自樂不通
一客當事屢薦之不出有勸之薙髮出仕者可紀曰嗟乎吾祖文
山公百折不回卒以死效宋室吾世受亡國恩自當國亡與亡奈
何覩顏偷生辱吾祖多矣而敢復貪榮顯以重辱吾祖耶卒不出
竟故衣冠而終老未嘗一越戶焉卒年七十餘從姪振祚字孝先
者諸生也與同志國亡亦棄巾衫老死一室卒年亦七十餘
外史氏曰甲申李賊陷京師文武諸臣迎降恐後賊皆官之而諸
臣以爲榮居然誇耀于妻子曰賊愛我將授我以大官吾當博封
蔭于爾輩矣當其時若兩高士抗志不出者亦空谷之足音也嗟
乎

倪高士傳

倪高士允中字端甫號執菴青浦人也生而穎異數歲卽通經書大義父少槐母夏氏絕愛幸之旣長有膂力能兩手各握五百斤物行數百步不衰虬髯虎項里中惡少見而畏之喜則放聲高歌韻出金石性孝棄書服賈累致千金奉父母極其甘脆妻郁有淑德能承夫志事舅姑能盡道允中任俠愛結納海內豪俊士與應天蔡長善長亦多力精武藝以是兩人稱莫逆甲申北都陷允中忿之欲以身殉國家難盡散家財與長謀起義師討流賊報社稷大讐旣而我

朝滅闖逆定中原乃止歲乙酉

王師旣平江南下蘇州圍松江鎮帥黃蜚招允中及長率壯士數百人入城固守凡四閱月城不下副將某數說蜚降不聽遂叛蜚開城納我兵允中與長督所部巷戰凡七日夜殺傷過半力不支乃引敗殘士數人突圍出東門長遂下海招允中往允中歎曰吾

力竭矣天意欲亡明也安能復違天而強與之爭哉且吾有二老在未敢遽以身殉國也遂不行隱居浦之斜涇幅巾方袍教授生徒而老卒年六十有九長竟蹈海死外史氏曰前朝之亡也往往匹夫起而與天爭乃至破家殺身而罔惜若允中輩皆閭巷一介耳奮不量力而欲申君臣之義于天命旣去之時何哉蓋前朝以忠義教天下而天下相率以忠義報之也

宋高士傳

宋高士呂者字世臣鹽城人徵士射陵曹同祖兄也天性至孝事二親能盡道父卒終身哀慕每食父所嗜必垂涕嗚咽不忍遽下箸博學能文章尤以氣節自許甲申流寇陷京師呂撫膺大慟不食者累日自此遂絕意當世以甲子編年箚冠野服甘老貧賤或憐其才諷之曰吾邑後進者多矣以先生之才取功名顯當世如反手耳曷爲自苦乃爾耶呂聞之大怒被髮佯狂夜握兩石噪其

門其人懼伏牀下不敢動大吏某豺虎也郡人炙其威而祠之呂怒白衣冠登其堂指像大唾而罵時守祠人數輩皆失色垂刃而睨莫知所爲呂張拱翔步從容而出嘗屏人獨居中夜徬徨仰視蒼蒼悽然泣下鼾睡時又嘗躍然坐枕上呼先皇帝長號數聲臨卒語其子永貽曰國變以來吾鹽布衣之徒如司孫厲李捐軀者不乏而吾獨覩顏苟活徒以祖父生吾一人吾未得汝故耳今汝幸成立差能讀書而或干進求名希尺寸之利辱我多矣言迄而歿門人私諡曰貞孝

萬履菴傳

萬泰字履菴越東四明人幼穎悟絕倫凡書寓目輒成誦垂髫以文名鄉士大夫皆矜詡之舉諸生以端方稱性孝友內外無閒言

崇禎丙子舉孝廉鼎革後卽棄舉子閉戶求天人之學嘗終日危坐靜思聖賢克己復禮工夫卒悟心性本原故其詩文多出自性情不事雕琢無斧鑿痕不蹈浮華絕煙火氣讀之者蕭蕭然兩腋閒若有清風來吳越學人一時翕然多宗之然尙氣節任俠無腐頭巾氣與人以誠雖田夫牧豎必推心置腹里巷有犯者多勿校及一旦有急已忘其懟卽殫力拯其危傾囊周其困性雖耿介然接人甚和與之處油油然如坐春風中卽最猥瑣之夫一望見其顏色鄙吝頓消傲僻全捐矣浙西戴思望懷古前朝諸生工詩畫善談諧謔浪笑傲談吐縱橫滑稽之流也國變後卽不語貿貿然奔走道路若有所失問之者惟張目搖頭以手作勢而已人皆目爲喑啞及見泰則豪笑高談娓娓不倦或興酣便狂呼大叫一座皆驚及他客問又默然無錫葉大疑秀才素以節義自許崇禎崩卽棄家野服築居水中央自署其門曰有天不戴逃方外無地堪依住水中矢志不越戶限凡相識皆謝絕不與通惟同邑薛堆山

馬大臨強恂如三進士及嚴培之高抑兮樂莘湯季馨黃元藻繆
微陽唐郁如七諸生乃得往來其廬餘不可得也聞泰來游梁溪
乃駕小艇迎諸水滸其載而歸歌詠十餘日而去復棹送十餘里
始反雲閒吳騏字日千忠義士也思宗崩卽不食粟日吞硫黃飲
涼水或嚼柏子齧松葉療飢周雅廉永時夏食生蝸牛冬飯赤石
脂二人皆久絕煙火他日同游台雁過訪泰款之飯二人歎曰
吾輩數年來志不食人閒食今爲先生姑進一滄盡飽而反其動
人敬愛如此卒年六十

孫先生傳

孫先生者忘其名江右人也幼穎異通經史及長重厚簡默有賢

者風里人多敬愛之維揚有大賈貿易于豫章偶舍其里識而異
之載歸爲子弟講學數年多所成就後賈人死子弟多遭官破家
不能主先生乃移寓天寧寺不久有新銓江右某邑令與寺僧善
停舟過訪遇先生與語甚合更問吏治益投契卽挾之任旣至署
察舊政病民者數十餘事悉白令除之民大說又教令尙德緩刑
凡民間長老有品望者必使造廬禮問強暴不肖者大書惡人二
字表其門每月朔使協里老到庭詢狀能革行則去其表而加獎
賞否則痛撻迸諸境外凡閭閻利病必力勸興除三年風俗大變
猾吏皆棄祿去強暴不肖者皆化無何令以疾卒適吳逆變賊阻
歸道先生遂訓徒其邑賊聞其賢逼授僞爵卽佯狂裸體奔走呼
號乃止後移館東山蕭氏里蕭氏子弟多從之學他日有弟子婚
宴客座有巫者妖人也里人事之甚謹稍忤禍立致每宴會必奉
以首席時先生不讓巫惡之數以言侵先生怒叱之不歡而
散弟子患先生攬其害具述其凶狀且曰今夕妖必致禍因備籃

輿請避三十里可免先生曰妖不勝德邪不干正理也吾雖不德然自揣生平無自欺者妖何能為耶弟子知先生精易固請筮之得輿尸凶象先生曰吾姑備之可耳命諸弟匿他舍獨于齋中以沙畫八卦繞几秉燭焚香披周易以俟夜闌忽空庭似落葉聲果有一人乘斑斕虎從窗櫺中入狼首豹眼披鎖子甲握方天戟忽長一丈縷卦疾走先生卽以點易硃筆投之應手輒倒驗之乃尺餘紙也久之又聞牖外寒風蕭蕭一人藍面赤髯被髮持斧跨白象排闥而入馳繞卦外若不能進者先生復拈筆擲什檢視同前紙造者也少頃復有一人牛首兩角騎黃毛獅黑甲黑胄提偃月刀直入環卦三匝控勒向先生口吐火燄直逼衣冠所乘獅則張牙爪作搏噬狀四外皆啾啾鬼聲既而輪刀作擊刺勢先生以筆投之豁然仆地作呻吟聲半刻乃息未幾雞既鳴矣東方漸明諸弟子趨候見戶牖大開先生尙明燭端坐具告之故皆色變卽令掃除室內收所獲夾周易中乃臥既而有老嫗號哭門下叩先生

乞命弟子詢之告曰予夫不道昨與先生忤夜攝親子魂爲魅來魘先生詎俱被執今收魂不返三子殆將斃矣乞轉達還三紙魘願獻千金爲報弟子達之不許曰吾正欲絕其妖以除一方害固請竟勿與三子卽日斃巫者繼以漸忿死先生復購其妖書焚之禍遂除

外史氏曰妖由人興信然人不妖則妖自妖無損于人也孫先生不受僞官便全天地正氣卽不焚香披易而妖亦無如之何矣況操聖人之經以鎮之哉彼妖也徒自妖其身妖其子而已

潘問奇傳

潘問奇字雪帆錢塘人也幼性耿介數歲卽岸然自異不與羣兒同跬步年十五卽以詩鳴于越有囊括兩晉席卷三唐之志于是越之人嫉者蜂起皆欲殺之矣問奇聞而歎曰大丈夫不能脫然出袖裏青蛇光耀一世使庸人豎子膝行匍伏不敢仰視便當飄然遠引作物外游惡可與鄉里小兒爭伎倆耶遂北之大梁拜夷

門信陵墓撫膺泣之大梁多慷慨悲歌士聞之多樂與交遂客焉
既而南游于楚渡瀟湘汎洞庭弔屈大夫于汨羅之渚乃溯流入
蜀上瞿塘達成都悼武侯之功不成而為詩以悲之還客京師哭
明帝十三陵遂登西山懷之以詩其詞曰黃陵樹老宿鶴鷓腸斷
明妃有故邱金椀及泉難到市漆鏗何日再添油風吹碧火聞春
獻月照黃沙想夜游山鬼不知滄海變合歡常憶漢宮秋温明祕
器冷東園拜月狐狸穴樹根已去襄王難夢雨重來神女怕還魂
羊車近日無消息斑竹當年識淚痕恨事可憐君不見靡蕪青入
舊長門山桃溼雨又殘花多少宮門隔歲華復道黃昏知有日昭
陽環佩苦無家行雲似識生前面落日難聽醉後鴉怪殺年年人
歎息蹋青曾到玉鉤斜回首開元尚眼前牧兒曾此拾金鈿外家
麥飯終無主長信宮人劇可憐謝豹嗁殘山殿瓦乳羊歸盡郭門
煙祭田沒後祠官薄地老天荒四十年後流寓江都年六十四而
卒葬于郭北平山太守傅育菴澤洪表其墓曰錢塘詩人潘雪帆

之墓

外史氏曰雪帆尚氣節不肯俯仰人往往忤于世故其為詩亦多
憤激之辭嗟乎士生不遭時未能建白當世徒託志于風雲月露
之間亦可悲也已

盲蟲先生傳

盲蟲先生劉蓼雪江陰人也字蔓坡號莽山別號石榔老子幼博
學能文章工詩重氣節二十游于庠以八股冠秀才軍樹赤幟大
江南籍籍有聲舉孝廉甲申國變即棄妻子往來吳越開求得一
當以展其志二十餘年竟不成遂自號曰盲蟲盲蟲者言其命苦
如蟲又盲無見也忽病狂攜竹筐衣敝緇袍如句者質質然往回
道路相識者呼之若不聞嘗過鍾山哭孝陵淚盡繼之血猶不輟
金陵好事人間有襍穢夫攜筐挈酒哭于明太祖享殿凡七日夜
矣爭往觀之皆不識黃岡杜于皇濬知之曰此必盲蟲先生也往
識之果然乃相持大慟而歸日痛飲三山酒肆中醉則仰天嗚嗚

或什地輾轉如得大疾苦狀或自批其頰至血流或以頭顱撞柱大呼老天殺我老天殺我當墟者大駭以爲崇附之也年八十五猶能躡屐登鍾山巔望梅花題詩龍泉寺壁曰我來揮淚看鍾阜零落梅花繞樹飛宗國故宮嘶戰馬孝陵荒草臥肥豨杏開乍見紅成市柳暗初嫌碧掩扉怪殺俗人如傀儡明朝拌與世相違越日遂卒

外史氏曰盲蟲先生以一布衣而欲與天爭短長卒自苦者數十年譬之夸父逐日徒竭其力以死耳日可逐乎悲哉

處士列傳

林處士名珽字士楷號自明浙東永嘉人也少以意氣自尙舉諸生以文章魁一郡甲申崇禎殉國同學葉天章死之瑞安文學鄒欽堯聞報作書別父詣江心寺哭臨三日就浩然樓赴水死珽白衣冠呼天號泣亦欲盡節時母尙在呼而告曰汝果欲死義乎吾願與汝俱死乃牽珽赴水珽患母死遂持母泣得不死卽棄舉子

業入深山躬耕奉養母卒築千峰閣于空谷坐臥于內足不出戶者三十餘年取歷代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及亂臣賊子彙爲一帙痛加褒貶系以歌詩名曰淚海編日命奚童熱酒痛飲擊唾壺歌之必至哽咽不能出聲然後已一日命子若孫具香案正衣冠北面再拜取淚海編焚之危坐而卒同郡有楊處士者名毓奇字洵平瑞安人也通春秋補邑博士員聞崇禎崩號痛至失聲或譏之曰君一腐頭巾耳未沾并斗之祿而欲效君臣之誼實有痛心誰其信之毓奇正色曰凡屬踐土莫非臣子凡戴鬚眉皆有剛腸苟其喪失禽獸幾希況某身列膠庠素明大義敢同世俗而不少盡臣心耶卽毀家治戰具誓報國讐既而聞李賊伏誅曰大讐旣殄吾可逝矣遂隱著春秋四傳論衡人多稱之惜余未見同邑有陳國三者亦弟子員聞計卽棄家入山至耿孽叛僞將曾養性聞其材數招之不赴曰吾之存顛毛者行吾志耳豈有他心哉且若等受

國深恩負之而叛則與鳥獸無異矣鳥獸吾豈肯與同羣哉益遠遁三人皆前朝服色而終

外史氏曰吾聞明末李賊犯闕有上表勸進者至云比堯舜而多武功同湯武而無慚德其辭出大詞林手若與林處士淚海編並讀豈不痛哉至三處士不改衣冠三十餘年竟以善終則我朝之量包乎天地之外矣

潘處士傳

潘處士廷選字均範號曉山宜興人也幼性孝既長博通經史品行高潔事二親能盡力乙酉我朝既定江南而宜興城守不肯下兄朝選謂處士曰南都已失大兵必來圍邑吾當偕鄉士大夫與城俱存亡矣爾其奉二老避去深山毋緩也于是處士乃奉父母走山中返身入城邀兄去兄不聽叩頭流血以請又不聽處士即負兄子疾走入山而朝選竟死于亂處士撫其孤若子至成立娶婦授產然後已二親歿六年

之喪畢處士遂走燕趙閩越意若有所圖也櫛風沐雨者數十年卒無所遇而反反則老矣喜詩與予族叔太史其年公為詩友花晨月夕痛飲豪吟無虛日及先太史就館職京邸郵筒詩草往還不絕也處士慷慨好義能濟人急鄉黨多德之邑學宮廢盡捐家財以修不足則身自為募遂得竣性愷直不容人過從兄瀛選以郎官出守河間有異政處士實多佐之卒年五十有九外史氏曰處士痛兄之死而謹事二親及親亡遠游又無所遇而齋志以歿予讀其詩不禁為之太息也

安樓先生傳

安樓先生楊志達字爾成號天玉丹陽人也幼穎敏喜讀書游邑庠以文鳴江東食餼與同邑任午孝廉睢嵩年明永友善明永教諭華亭歲乙酉我

朝定江南明永集諸生申說大義沐浴衣冠西向再拜題詩明倫堂自經死志達聞之大慟曰苟叨一命之寄固當從嵩年死今雖

未踐其位然已沾其祿敢依回世俗哉遂焚巾衫捐妻子入李山
深隱不出因岡陵架松爲巢有似乎樓因名曰安樓與山中幽人
逸士吟嘯其中人皆稱爲安樓先生云或謂之曰世之履崇階享
厚精者不知凡幾矣乃區區一廣文冷職竟效死于當官而未
仕諸生又欲抗節而高蹈不亦矯乎先生勿顧也歷久彌礪絕跡
城市痛割私恩茅屋一椽松篁四繞僅一童子理炊局戶而已如
是者數十餘年而卒壽七十有三卽葬于安樓之下

陸吳州傳

陸吳州蘇字望來江陰人也幼穎異絕倫四歲通論語孝經六歲
善屬文八歲冠童子軍游邑庠推文章祭酒十一歲值甲申國變
思陵殉社稷蘇聞之白衣冠哀號七日夜欲死家人力勸乃解乙
酉我

朝定江南遂毀巾衫焚筆研舉家遷于舟漂泊海濱誓不登岸冠
昏皆在舟中焉惟投網捕魚令童子攜入市換米以給每遇風雨
之夕輒繫棹菰葦閒仰天長號呼崇禎皇帝不輟久之聲卽啞不
能出語相知棹艇來訪者皆以書代語竟數日不倦月明之夜輒
尊酒鑪香二三友生分韻豪吟揚帆海上隨波逐浪以往嘗爲大
風吹至高麗國與高麗詩人國釐輩十餘士倡和月餘而返或遭
颶風舟幾覆衆皆股栗蘇輒仰天大笑曰諸君何爲懼哉人莫不
有死死于陸葬于山則飽螻蟻死于水葬于海則果鯨鯢與鯢
等食耳諸君何爲厚于螻蟻而薄于鯨鯢耶其高曠如此卒年五
十遺命葬于海島曰毋使我魂游中土也

矣

外史氏曰陸吳州以英敏之才國破君亡蹈海而死其心亦可悲

程一林傳

程一林字望京休寧人也祖某行鹽筴徙居江都復徙泰州一林

性嚴介端方舉止不苟弱冠美丰姿飄然若仙鄰家妾豔之屢以情挑一林正色拒且塞其旁戶絕不與通既長舉諸生以明經入貢明亡卽棄儒業醫家雖貧性慷慨有所餘卽以濟困乏國初歲凶斗粟值一緡一林于道得金釵一磅復不遽去候失釵人來卒還之家人或嗤之曰當此饑饉得金亦可自資何以還爲一林笑曰我則飽矣彼飢奈何其操守如此嘗出游千里外賞斧爲從者盜去不得歸有張翁者遺以三緡及布被一乃得反輾轉思念冀得一當以報而力未能每至除夕卽語子孫曰吾有宿負未償奈何又一歲矣如是者四十餘年不置適有當事餽之金卽馳詣張翁家而張翁久已物故其子亦卒惟孫在焉語之故孫曰此交際之物非稱貸比烏用償哉一林曰噫是何言哉微若祖吾安得還敢忘報耶乃登其墓涕泣再拜倍以償其家固不受強納之而返其狷介如此年八十七無疾而卒

外史氏曰今人以欺誑得金者爲能事況贈遺以道者乎乃四十年拳拳不置而卒償之此豈三代以下人哉至于塞戶以拒淫奔則有魯男子之風焉又非今人所能及矣

山東隱逸列傳

王象晉字康宇山東新城人前朝萬曆甲辰進士官至布政鼎革

之後隱居山中以詩酒自娛累

徵不起年九十三而卒御史成勇字寶慈樂安人也亦遯跡山林不與時人晤對累

召不出老死林泉宋繼澄字澄嵐萊陽孝廉也明亡後高臥一樓不下階者數十年而卒樂安諸生李煥章字織齋與濟陽諸生張稷若信陽諸生毛桂甫皆披髮佯狂或塗面吞炭或裸程赤體或痛哭悲歌或仰天長笑顛放終身而死益都仇維禎前朝南京兵部尙書壬子解元長山徐日升前朝通州兵備道二人國亡皆屢徵不起白首林下益都李鳳祚字儀甫諸生也不語數十年而死長山諸生李鳳祚于秉雍安毓懋安嘉胤顏之卓徐處閻輩皆閉

戶不出白衣冠以終老新城諸生徐元善明亡更名夜字長冥屢舉不就己未以宏博薦力辭不赴嘗有詩題長山三元閣壁云高閣臨關隘憑觀此散愁山迴環市落河折抱城流客路秋風外人煙古渡頭不堪頻悵望西北舊神州至老猶慕故國如此外史氏曰武王之有天下稱義士者伯夷叔齊而已其他多仕周室商之臣子何其寥寥耶蓋紂之暴絕滅彝倫久矣故所報者寡也明之莊烈以仁義柔天下士國亡故多得士報舉山東數邑而天下可知矣

鄒聞望傳

鄒聞望名世常熟人也爲人厚重簡默舉止不苟博學尙氣節好武略凡天官地理六壬太乙奇門之書無不精討妻周柔順有德崇禎甲申闖賊李自成陷北都思陵崩聞望卽棄巾衫焚筆研足跡不入城市業岐黃濟人于村落閒明年南都定大兵下蘇州聞望挈妻避兵至半道失散時周方舉子繹光乃依

村媪力紡績勤女工以給有餘貲輒倩鄰老徧訪聞望不得旦夕號泣弗輟久之鄰媪憐其少且無依從容諷之曰喪亂以來死兵革者衆矣子之良人久訪無聞其或罹其難乎娘子曷不自主毋爲徒自苦也人生如白駒過隙耳周泣告曰嗟乎婦人之義從一而終百世不易也脫良人有他故妾當以死奉孤耳其他安敢言哉于是鄰媪知其堅貞乃不復言經四稔始與聞望遇于錫山之開化鄉相持大慟遂與偕隱于蘭陵夫婦年俱八十無疾而卒外史氏曰鄒先生與周孺人可謂是夫是婦較之梁鴻孟光何多讓焉至于孺人之志則尤與白日爭皎也觀其對鄰媪之言凜然哉

笑蒼老子傳

笑蒼老子黃周星字九煙金陵人初生時卽爲楚湘周氏撫爲己子因周姓補諸生年二十以明經貢北雍舉順天崇禎癸酉鄉試庚辰成進士授戶部主事始上疏反周爲黃甲申燕京陷卽歸金

陵明年江南定遂棄家走閩國亡爲道士更名人字略似號半非
晚年自號笑蒼老子爲人性剛直言行不苟而疾惡甚嚴以是與
正人君子鬼神神仙爲相知而與小人賊強盜多不合足跡所至
無不得謗無不被難初公車北上道出洞庭遇大盜聯艘圍劫持
大斧躍入舟者數十人命在須臾忽感洞庭神披金甲挾長戟擊
羣盜入水得無恙方登第卽上書論時宰奪情事辭語侃侃時宰
惡之密使猾盜暮夜操利刃入其室伏牀下刺之忽有野客攜杖
叩門入謂周星曰君牀下有暴客將不利君之首領矣急呼盜出
盜蒲伏請命客曰黃君忠義士也幸毋加害速去諸盜撒然往客
亦不見生平瀕危而如是獲免者數周星旣以黃冠歸故里卜居
秦淮以筆墨耕著作甚富後爲偷兒竊去假名攘爲己有老無子
乃置妾生二子曰吾可以告無罪于先人矣後徙居湖州南潯初
周星奔走四方者幾四十年意若有所爲而阨于天歲癸酉海外
悉入版圖天下太平故所交游盡死亡周星言念世事四顧寂寥

忽感愴傷心仰天歎曰嘻吾今日可以從古人游矣遂與鄉里慷
慨訣別飲醇酒盡數斗書絕命詞二十四首負平生所著述書躍
入水中死年七十三蓋五月五日也

外史氏曰鬼神天地之正氣也吾人苟得天地正氣其精神無不
與之相通此笑蒼老子所以恆得鬼神呵護也

白雲山人傳

白雲山人張怡一名遺初名鹿徵字瑤星江寧人前朝諸生也父
可大以武科歷任登萊總兵官東人賴之會經略袁崇煥用豎儒
陳繼儒言殺島帥毛文龍邊卒叛可大急趨登州爲城守計而撫
軍某又中敵閒城垂陷可大力不支卽手刃二妾衣冠登雉樓北
向再拜曰臣受邊海重寄不能輯盜二郡以有今日無面目見陛
下遂投緘死事聞蔭怡錦衣千戶甲申寇陷京師逼怡降怡奮呼
大罵曰吾父子受國厚恩恨不能滅汝以報先帝負罪多矣肯降
汝耶賊帥怒械之歸不食求死賊義之匿怡復壁中乘閒使逸去

國亡變姓名入深山閉戶著書自號白雲山人當事高其節數招
之不往及造廬訪非閉門謝即踰垣走雖殷勤再三不得見也卒
之日年八十八友人遺以美木怡聞之語其嗣曰嗟乎吾貧士也
焉用此且先皇帝柳棺三寸先將軍藁葬孤城君父尚爾況臣子
乎亟易之及易乃卒
外史氏曰明亡高爵厚祿靦顏之姓者比比皆是先生位不過千
兵祿不過五斗乃抗節不屈草衣木食于鍾山之陰者五十二年
而卒白雲山人之號當世嘖嘖有以夫

瀨江二老傳

瀨江二老者溧陽錢六修府字左溪錢允升泉字右溪兩同懷也
少皆攻苦博學工文章既壯躬耕養親以孝友稱于江左在前朝
屢試不第鼎革後即棄舉子業流寓江淮間教授生徒負笈從之
游者皆數百人二十餘年不還故山四方賢士大夫自北渡淮自
南渡江者無不造廬請謁以不識兩先生為恥後還舊里門下弟

子皆一時英俊以詩文鳴世者數十人世以荀陳方之府為人平
易和緩慈祥愷悌內無城府外乏厲色人接之如坐春風中煦煦
自適里中三尺孺子皆知為錢六修先生也泉則端方誠懇厚重
簡默一言一笑不肯輕發一步一趨必依于義不喜飲酒觀劇少
年有浮薄不合禮者輒正色相規弗為少道以是人多憚之狹邪
小人不敢或近也府著有鶴山家詠詩十餘卷易簣時有七尺布
衣天地老百年塵事水雲刪之句大江南北至今猶傳誦之泉集
其平生所言二十餘卷曰醒心錄其要皆闢良知家心學之非以
朱子居敬窮理為宗卒年皆八十一人稱瀨江二老云
外史氏曰二老者江濱之大老也以教授生徒為事理學詩書之
外絕不與聞誠古之隱君子哉

垢區道人傳

垢區道人程遠字穆倩垢區別號也歙縣人祖九齡字武台有隱
德前朝官行人致仕居天都山以泉石自娛而老父堯基字欽明

太學生也以文行著于鄉遂生有至性善事父母兄長以文章鳴
江以南舉博士弟子員更以氣節稱于庠序能詩畫善書法工篆
刻名噪一時明亡卽棄巾衫隱于廣陵放情詩酒一時名流如周
櫟園先輩皆折節下交海內名公巨卿以不見遂爲恥篆法甲天
下投贈詩文者以百數大都皆前朝遺老也已未當事以博學宏
詞薦遂力謝不就轉徙金陵閉戶著書晚年書法益工八分爲第
一時龔半千賢以山水名家隱居山中與遂詩酒往還爲白頭交
常促膝聯吟醉則慷慨悲歌目空一世論篆刻則思入風雲矣遂
博通今古所爲文皆俎豆秦漢著有日表姓氏等書行于世卒年
八十有六

外史氏曰曩予弱冠時客維揚遇垢區道人見其方頤廣額雙眸
炯炯高八九尺修然偉丈夫意謂神仙劍俠之流接其所學儼然
有道之士也至于不仕王侯高尚其志去三代之賢不遠矣

吳野人傳

吳野人嘉紀字賓賢泰州東洵里人也東洵固產鹽地人擁高貲
家不蓄書閒有書輒以覆瓿或以拭盆牢而嘉紀獨好書嘗擁書
居陋軒陋軒者草屋一楹環堵不蔽與冷風涼月爲鄰荒草寒煙
爲伍故人盡呼嘉紀曰野人而野人因以自號焉野人每晨起卽
攤書枯坐少頃起立徐步室中忽操筆疾書書已輒細吟吟已或
大聲誦誦已復操筆疾書或竟日苦思數吮毫不下又善病咯血
血竭髯盡白體稜稜骨立終亦不廢而塵封釜數日夕勿問也如
是者終年歲居人相與曰笑之曰若何人者若不煮素而固食澹
者耶皆斥爲怪物野人終弗顧東洵蓋舊有醜運分司使者署一
使者至詢左右此閒有能文士否屬有對曰某不識何者爲能文
士也第見破屋中有手一編終日向之絮語忽作數十字自以爲
得意或者其是乎使者則急召之不至數召數避去使者大駭曰
此固賢者烏可召乃造廬頓首請見見輒大說以爲真能文士士
固無出其右者東洵人羣駭之以爲澹食者固可與鹹長吏揖耶

自是望野人若不及漸有過其廬者野人終閉戶不納竟老死陋軒

外史氏曰野人著陋軒詩一卷字字如人冰雪窖中讀之令人畏冷嗚呼野人固為賢士也而當日之分司使者亦賢者也今之吏聞詩人隱士之名莫不疾首痛心斥為怪物惟恐望見其顏色乃使者竟能造廬下士非賢者不克至此也

春臺陳先生傳

春臺陳先生名民情春臺其字也江西臨川人幼有至性善事父母尤能推愛鄉里三黨皆稱之及長游邑庠既以孝廉舉于鄉天啟壬戌成進士初任直隸武清縣武清當輦轂下故多豪猾虐細民先生不畏強禦力按之四境大治既調遵化治強武清民大說謳歌載道遂以卓異行取授兵部主事遷職方郎出為山海關提督轉陝西莊浪道升本省按察司使時逆黨橫行力排之不得勝知為不容遂挂冠遁跡畱都見國是日非海內大亂乃築室金陵

城北小桃源山中栽花種竹蒔藕畜魚以為終老計不復與聞天下事矣未幾北都陷福王立南都有以賢良方正薦堅辭之既而大兵南下定江南豫藩請授安徽巡撫以老病力辭不出遂閉戶讀書不與世事每花晨月夕雪夜霜天率羣子弟置酒擁鑪豪吟痛飲而已卒年八十五葬于鍾山之陽子孫遂家于金陵焉

外史氏曰前朝之亡也不亡于河北之寇盜而亡于中朝之逆黨中朝之逆黨惟以去端人為事端人去而河北之賊烽熾卒亡其國嗚呼春臺先生棄官如棄敝屣者中朝之逆黨燄也端人去而國亡矣能不悲哉

謝隱士傳

謝璣字在之江寧人九世祖貴建文朝北平指揮為遜國死難之首璣少舉應天茂才性孝善事父母位置高潔當明末中原亂慨然有澄清之志讀書靈谷山中閉戶不出者十五年遂通經濟崇禎庚辰辛巳南都大饑出為區畫活數萬人不費國帑于是當事

多倚重之流賊逼江浦都城戒嚴百姓惶惶璣遂策立保甲練鄉
勇賊聞有備不敢入甲申北都陷福王立南都時四鎮多跋扈欲
寄孥江南家眾以萬計璣憂其生變言于閣部史可法遣車駕郎
萬曰吉馳往沮之得免後左良玉果稱兵叛使其家眾在都則江
南八百萬戶無噍類矣中丞張瑋雅重璣有濟時才率臺中交章
薦璣知時不可爲堅辭不出國亡盡棄田宅避入盩陽山中自以
國破君亡無以家爲也居十餘年髮落頂禿乃還麻巾草履喪服
以終老每三月十九日必爲位哭祭先皇帝夢中嘗大哭至失聲
醒則涕泗滿枕席自題臥榻曰餓人墓著問心詩草以見志久之
憂鬱成疾歿

外史氏曰有明待士之隆越三代國亡死者累累至逃處山林沒
蒿萊者難更僕數也在之先生棄田宅伏草莽髮落頂禿而後出
見人心良苦矣藉使時可有爲又豈肯鬱鬱以死哉

王古休傳

王爵字古休一字大封漢軍正白旗人父早卒母吳氏知書明大
義夫亡年二十一矢志撫孤及爵既長博通今古補漢軍筆帖式
員事母至孝母歿卽不求進取佯狂玩世或自歌自舞于市或自
悲自號于道嬉笑唾罵旁若無人工醫明五運識六氣能起死回
生危疾遇者罔不活某軍有大貴人舉家數百口皆疫疫且將死
延之治爵逐一視脈投劑皆立起惟貴人不與療強之再乃開方
大書云砒霜三錢火酒四兩煎八分食遠服貴人愕然謂之曰若
是者不速死耶爵正色曰若貴人者不速死何俟貴人曰我何罪
而至是耶爵曰貴人身爲大臣不思上報
國恩下酬民望乃以貨利爲心貪黷爲事橫求苛索下及雞豚八
旗軍士痛恨入骨無不欲食肉寢皮一旦
聖明知之賜死西市身首異處家財籍沒妻孥入官不若速飲爵
之砒酒庶幾完具頭領保全家口此真良藥也盃以爲毒而卻之
乎于是貴人再拜稽首而受教卒改其行他日至通州偶于貴人

家與黃衣使者同席黃衣方侈言其侍衛之尊權勢之重求索之厚禍福生死皆在掌握爵卒起持杖舞躍高唱大江東曲內改成一曰這都是流不盡的民膏血黃衣怒其謂己起而逐之爵跨杖為騎飛馳而去黃衣追不及憤激嘔血數升而斃

外史氏曰邦有道則賢士出今天下治且安矣爵可謂賢者也何為不出而任耶噫嘻悲哉世無狗監司馬長卿且老死白屋矣況爵乎

雷溪外傳卷五

